

任 主 鍾

藏 窫 草

社之花

卷一第

期一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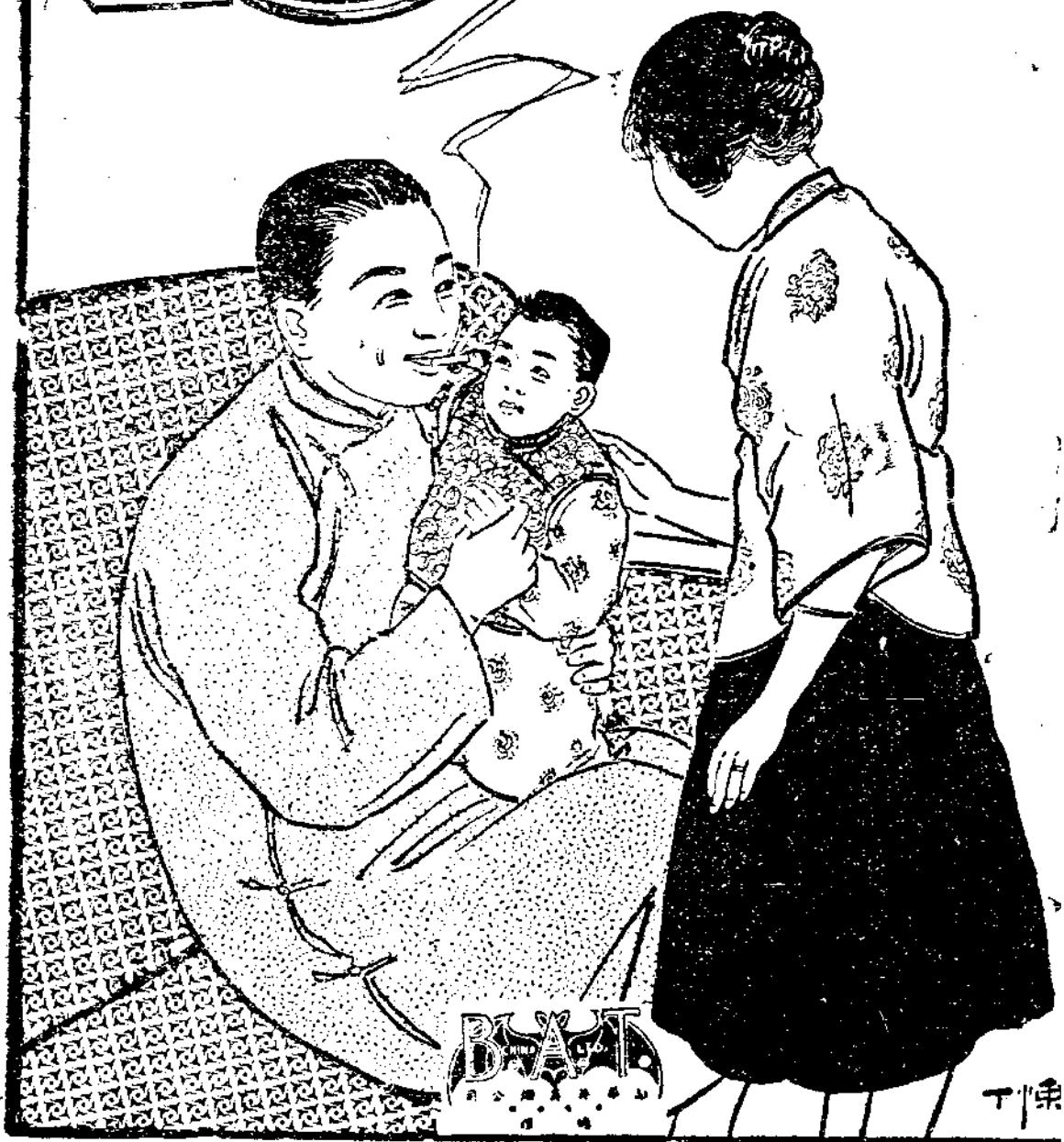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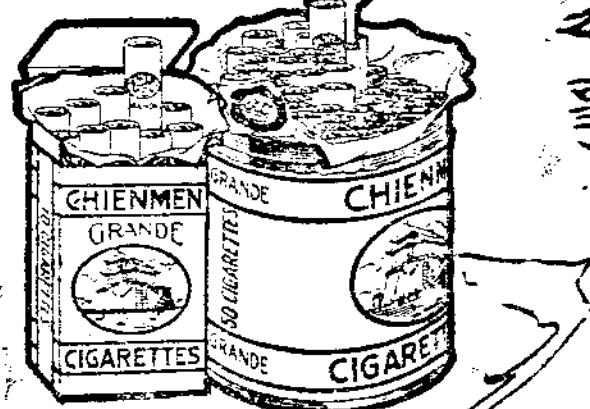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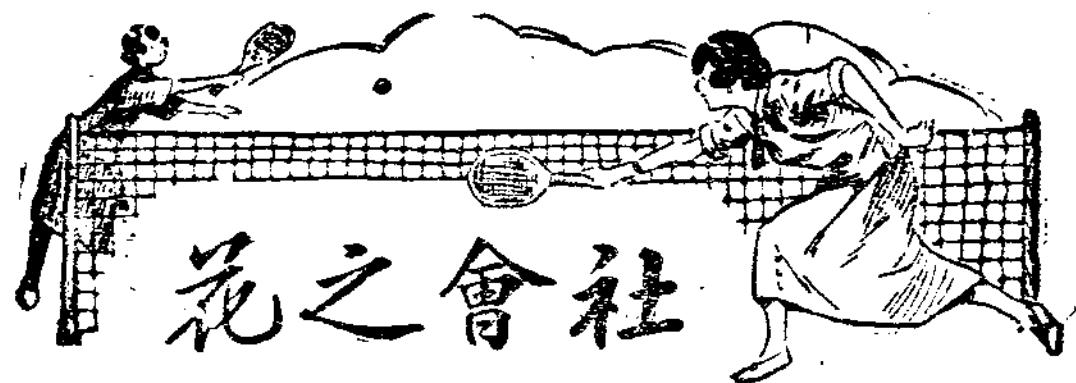
上 海 大 海 陸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丁魚



花之會社

.....(錄日期一十第卷一第).....

女伶碧雲霞之便裝

白牡丹之打漁殺家

綠牡丹與楊寶忠之南天門

北京坤伶汪鳴鸞之化裝

女兒之心

沈禹鐘

海外偶拾

劉鳳生

蜀道兵氣記

廖南一鶴

春閨花月詞

劍舞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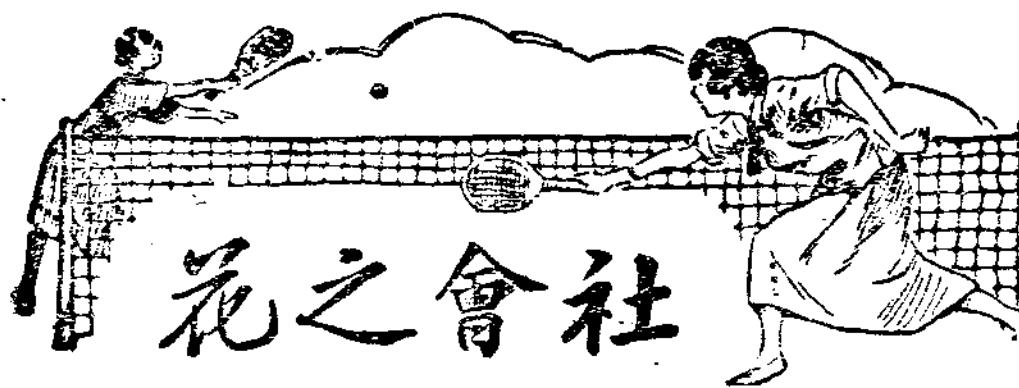
王鈍根

溺愛的慈母

蹉跎生

真假新娘

馬二先生譯



社之會花

.....(錄日期一十第卷一第).....

隨感錄	梁杏如女士
移家記	沈禹鐘
楊三媽	韶舞
有獨無偶	克明
心臟爲甚麼跳躍	克明
歧路之口	張碧梧
舟中感懷詩	徐哲身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
餽飼詩	沈禹鐘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愁
題社會之花	吳敬熙

編輯者言

一

鈍根今年真會害病。爛腳之後。緊接着紅眼。平白地把社會之花的輯務。耽誤了許多。投稿諸君的問訊。不能一一答覆。連上期的編輯者言。也變做了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呵呵。

沈禹鐘先生的作品。本極名貴。只因鈍根的要求。他竟特別帮忙。慨然應許每期投稿三四篇。這是多們難得的厚誼啊。讀者諸君但看本期內所有他的大作。便知我言不虛了。

蹉跎生的社會小說。頗有獨到之處。只是還沒有出名。我一定替他揄揚成名。現在先請諸君一看他那篇溺愛的慈母。包管案拍叫絕。不用在下請託。自然樂意替他揚名呢。



裝便之霞雲碧伶女



贈寄菴影

白牡丹之打漁殺家



心心照相館攝贈

綠牡丹與楊寶忠之南天門



心心照相館攝贈

北京坤伶汪鳴鶴化裝



北京李瀛洲贈



女兒之心

沈禹鐘

伊從那年女子高小學校裏畢業之後。因爲家計不甚充裕。就不能夠再到中等學校裏去讀書。伊在那時原是滿望竿頭日進。將來做一個有學問的女子。可是爲了環境的關係。只索把滿腹雄心一齊灰冷下來。飲恨吞聲的每天在家裏自修眼看伊同時畢業的同學。有的是進中學的。有的是進師範的。有的是進職業學校的。分道揚鑣。各得

其所只有自己。雖羣索居整天的蟄伏在家裏。把書本來做那無聊的慰藉。自顧身世。禁不住常常要背人垂淚。現出那女兒家無能力的表示來呵。學問這樣東西。最是大公無私的。只要人們肯去用功。原不論用功的方式。是怎樣的學校裏。確有教員們來指導。可是自己用功。雖然比較不容易。些。但遲早總會有一種結果的。斷不致像緣木求魚那樣的絕無朕兆咧。伊在家自修了幾年。兼之資質聰敏。居然很有些成就。因此便有人把伊介紹到本地一所小學校裏去充當教師。伊到此才覺得胸中積着的不平之氣消釋了許多。所謂不

女兒之心

一

得其上求其次。也是聊勝於無的一種方法。可是
一念到同學們的蒸蒸日上。又不能不爽然自失
了。

伊從畢業後蜷伏在家庭中的時間裏造成爲小
學教師了。伊的父母自然都很快活。他們雖然是
一份舊家。只是現在中落了。伊每月賺下來的薪
水。很能得到資助。況且伊在學校裏讀書的時期
不多。現在居然能夠担任教務。因此大家都稱讚
伊是個好兒。伊自己也格外勤勉。從公校中很
仰仗伊。看作一個得力的分子。修金也逐漸的增
加了。

人生的問題。是隨着年齡而逐漸發生出來的。伊
現在已有二十歲了。像伊這種人才。學問總算是
不差的了。便是伊的容貌也生得非常秀麗。因此
便有許多人來向伊的父母作伐。父母愛伊。和掌
上明珠一般。擇婿非常審慎。對於作伐的人所提
出的少年。大都不能滿意。或是因爲人才不合的。
或是因爲家世不合的。終於不能得到美滿的條
件。所以就延宕下來。有時把這事向着伊說起。伊
只是默默的不落言詮。伊的父母就以爲伊對於
婚事並不在意。儘可漫漫的物色一個如意郎君。
以成佳偶。不必急急從事。免得將來使伊抱着缺。

憾。

我可以說世界上的男女到了婚嫁的年齡沒一個。不想到婚姻這個問題的譬如春天的花木除了枯槁的一一都要萌發起來這是自然的妙用。發於不知不覺中的伊的年齡既然有了二十歲了對於終身之計焉有不放在心上的呢只是伊逢到父母提起的當兒不肯明說罷了有些人聽了這句話一定要疑心道現在是文明的時代比不得從前那樣風氣的閉塞了伊又是一個有學問的女子關於婚姻的成見要說便說還有什麼羞縮呢話雖不差但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決不是錯誤了。

女兒之心

相同的伊的性情是偏於陰柔的一面不論遇到什麼事總是在自己肚子裏默默的打量從不曾爽爽快快直說出來的我因此知道伊對於自己的婚事是這樣的態度要是說伊全不在意的話我可不能相信呢伊每次遇到有人來作伐的時候暗中很是注意一聽到人才好的少年不論家世如何伊總禁不住在心弦上微微的盪着波浪似的發出一種無形的暗示來可是從不肯在他父母面前表示一些意思因此他父母只當作伊並不在意不去仔細體察伊的成見那是根本錯誤了。

女兒之心

四

有一次伊在校中上課忽然接到從本地郵局裏遞到的一封信。伊拆開看時乃是一個不相識的少年寄給伊的。信上說的都是些仰慕他的話。並不說出什麼事來。伊當下心中很是詫異立刻把來信撕毀了。隨後也便不以為意。又過了幾天那個少年第二次的信又到了。這次信上所說的話很帶着些求戀的色彩。伊初看時很覺得發怒。也立刻就撕去。後來怒氣平息之後。忽又想到來信的文字還通順。並且信上所署的姓名雖沒有見過。那人的面。但曾聽見人家說起他過的總算是個上流的少年。伊這一念就不知不覺的生出許

多幻想來了。伊默默地忖道：像我本是一個薄命的女兒。勉強充當小學校裏的教員。並沒有什麼高才卓識。居然會有人來憐愛我。他現在兩次寄信來。雖然是出於不正當的行為。但也就可以見他的苦心。我應當如何對付他呢？他忖了多時。想出兩種辦法來了。其一是斬釘截鐵的不去理會。其二是給他一封回信說明感謝他的意思。於是伊又把這兩個辦法來熱籌於心。後來終覺得給他回信的辦法很是危險。於名譽上將有重大的影響。不敢造次。可是不去理會。心中又似乎抱着不安的樣子。伊反覆攷慮。從利害關係上着想。最後

還是道德觀念戰勝了戀愛之機到了這個關頭。要是在意志薄弱的女子怕要犧牲那道德觀念而遷就戀愛之機呢。伊委實是有意志有決斷的好女子啊。從此以後那個少年又接二連三的寫信來。每次總是說些新思潮的議論希望打動伊的情機。伊只是守一不變的不去理會。

伊經了那個少年單戀的一劇行為上雖然毫不爲動。但伊本是個聰明善感的女子便不知不覺受了一種旁支的反響。所謂旁支的反響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伊在這個當兒情竇是早已開了不過因為是個意志堅定的女子所以一念也不

肯自誤可是每每默忖到自己的身世覺得年紀已經這麼長大了婚姻之事總該及時援繫才是。要是長此蹉跎下去後望很不堪設想因此時時不知不覺的流淚着唉世界上的事不論男女要是智慮過長遇事往往要設想到久遠之計的便是自尋煩惱憂患也由此而愈多終於不是有福之相啊處在現在這個世界上說句消極的話簡直可以糊裏糊塗的度着日子過一天就算一天又何必度長量短爲着將來之計呢換一句說這樣的花生觀便是樂天安命也何嘗不是一種美德呢可是伊只照着他褊狹的心理動不動便從

女兒之心

現在想到將來那知伊的運命却愈是背着他的希望而一天一天的遠離了。

這年將近歲暮了。近來伊的憂愁鬱結得格外厲害。學校裏雖然十分倚重伊。可是近來伊的身子孱弱得一些沒有精神。在這最近的半年裏缺課的時候很多。學校裏爲着學生計只得暫時和伊解約。教伊借此在家裏將養將養。等到身子強健些再來聘請伊。伊心裏雖懷着十二分的不願。但自問身子這樣不好。曠課影響於學生是很重大的。只索罷了。伊一脫離了教務又不免設想到生計上去。覺得前途更加黑暗而沒有希望了。從此

六

愁病相煎。日子越發難過。可巧在這個當兒又有個人來替伊作伐。所說的人才家世都很不差。並且伊也向來知道的心中早比伊父母先自默允了。那知伊父母因爲在這年關將近的時候設法料理還債。和其餘的開支正籌不到款項。心中兀自憂急着。那裏還有工夫計及女兒的婚姻呢。便直截了當的回覆作伐的人道現在已是歲暮了。別的事情正忙着哩。且待明年再作計較罷。伊一聽到了這一派話。暗暗抱着失望恨伊父母糊塗到極點了。可是嘴上終是守口如瓶。一句話也不肯說出來。惟有自己迴腸盪氣的想着罷了。因此便漸

漸的抱着厭世主義心上的事祇有訴諸眼淚。伊的態度以前本是很沉默的現在便格外的沉默了。一天到晚往往說不到一兩句話。但伊腦筋裏却並不沉默無形中紛亂得像什麼似的晝夜沒有甯靜的時候。可是伊的父母全不覺察伊的心事所在啊。

冬天的日晷格外的短促。忽的早上了。忽的又晚了。老天爺似乎故意要和窮人作難的一般只是把歲前有限的幾個晝夜飛也似的循環過去。使窮人們立刻接近到這個難度的年關。那日是大除夕了。伊的父親爲了經濟的問題東也去張羅。

女兒之心

西也去張羅。足足奔波了好幾天了。可是到了這天還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心中兀自納悶。後來忽然想到他的女兒當了多年的教員外面很有些朋友或者可以有些法想。當下便把這個理由說給伊聽。教伊立刻到外邊去進行。伊受了父命自然不敢違拗。可是自問朋友雖然是有的。至於金錢上的關係都從沒涉及過。一次現在到了大除夕了。忽然去向朋友們告急。還有什麼顏面說出話來呢。伊向來很富於羞恥心的。平時和人談天也很害臊似的。從不曾放言高論過一次現在要教伊去和朋友們稱貸。那裏可以辦得到呢。但

女兒之心

八

伊父親到了這個日暮途窮的大除夕只得將伊

催促着眼巴巴只指望伊立刻將借款來救急

伊默默地把自己的環境從頭至尾忖了一回覺得這個身子活在世上也是可憐況且近來懨懨不振到如此明明是受苦的時期到了伊越想越

是沒法便萌了自殺之心這天晚上在房中不知用什麼方法來實行伊自殺的決心了伊的父母見女兒無端身死知道伊必爲怨氣所激成的但不便將自殺的真消息傳出便含糊着說伊急病而死伊的軀殼雖然已經得了最後的解脫了可是伊的心終於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只有他自

己明白自己罷了

伊的死耗一傳出來隣里和朋友們都替伊扼腕太息說伊是個端重聰明的女子何以不幸而不壽大家都怨那天道的不公伊的靈魂要是聽到了這種論斷不知道要作什麼感想或者在冥冥中回答道這不是天道的不公委實是我的心萬不願再和我的軀殼混合在一起徒受環境上的

一切煩惱啊



◎海外偶拾（二則）

劉鳳生

◎美國有位極負盛名的畫師。名叫惠石婁。有一天他請了名小說家馬克吐溫到他的畫室去賞鑒他新畫的一幅油畫。馬克吐溫素來是很談諧的。走進他的畫室。便向那幅新油畫仔細端詳地看了半晌。也不發一言。最後忽然大聲向他的朋友說道：『我若是。你。我。斷。斷。不。加。這。朵。雲。上。去。』說時便伸出他的手來。預備將那畫上一角有雲的地方揩掉。馬克吐溫這樣一來。弄得惠石婁吃驚非同小可。便大聲嚷道：『先生。你當心這油畫還沒有乾。』馬答道：『不要緊。不要緊。我手上戴着手套。手指是不會染污的。』

◎英國首相老安喬治。在他沒有得意的時候。曾在鄉間做律師。有天他坐了他的狗車回家。在路上碰著一位村姑。這位姑娘長得十分秀媚。可是她走了半天。沒有叫著車

子。看她粉頰上香汗盈盈。就可知道她身子疲乏極了。這位首相忽然動起他的憐愛心。便請她上車同坐。送她回去。那姑娘也未拒絕。當即登車。不過筆恭筆敬的坐下。不敢說一句話。却是這位喬治先生看她的樣子楚楚可愛。很想和她攀譚。而她總是不肯開口。喬治說了許多話。她所答的無非是『是』和『不是』三個字。過了幾天。姑娘的媽碰巧遇著喬治于途。婦人便向他說道：『我的小女前回承先生用車子送她回家。感謝得很。』喬治笑道：『不敢不敢。』因接著問道：『她回去和夫人說了什麼。』婦人道：『她到了家便和我說道：媽媽，我今天從學校裏回家。是和喬治律師同車的。他和我說話不歇。我也不敢多答他。據說律師說話是要錢的。我怕他隨後要開賬來討錢。所以我不敢答他。』

蜀道兵氣記

鶴一南謬

吳佩孚援川成功，楊森驥駿乎有總攬全川之志。劉湘一氣出省督師，然楊森者，滇軍中一團長耳，當其棄滇就川之日，適鄙人漫遊西蜀之時，會逢其適，飽受虛驚。茲因偶憶紀述如下。其時民國九年五月廿六日也。

陰歷四月初旬，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那淡藍色的天空中，浮着幾朵白雲，將西的斜陽，從西面山頂上露出半面，反射着黃色的光線來。天氣很是爽朗。

這時由重慶到成都的川東小道中，雖安岳縣二十多里的亂山間，有一行旅客，全數約有五十多人，內中有八乘轎子，二十餘挑行李，斷斷續續的向西前進。這八乘轎子當中的五乘，並多數挑着行李的夫役，已經不停腳的直往前走，離開落後的三乘轎子，差不多有五里路光景了。因為這幾日一路上遇見戴紅邊帽子的滇軍，同他們一樣朝前方進行的實在不少，並且隨處拉夫代兵，士們搬運笨重東西，所以這些夫役巴不得趕到了宿店，大家可以藏躲起來，免得也被軍隊拉去。

落後的三乘轎子正在轉過一座山腳的時候忽然聽得前面轟轟的三聲接連着從空氣中直送過來好似一種過山砲聲音這些人不約而同的心裏一驚都說前面已經開火了六個轎夫也不像先前那樣慢慢的儘踱方步拔起十二條腿拚命的向前狂走不到半個鐘頭到了一處地方地名叫做觀音鋪這地方原是一個腰店子（川語小市集）祇有十來家茅屋內中路南一家最是大些的便是客店門首插了一面紅底白字的小布旗上面寫着法商某某洋行字樣就是這一行旅客的護身標幟了因為川中自民國以來兵燹之災連年不斷一般平民既無路謀生遂不免挺而走險以致棒客之多不可計數旅行的人們要是沒有外人保護那就休想隨便往來有了這種護符非特軍隊不敢爲難就是棒匪也有所顧忌若要說起外人在川中的勢力真是欲哭不得欲笑不能現在且不必說他當時那三乘轎子看見了這面小旗知道已到宿頭隨將轎子歇了下来。

轎子一停轎中走出三個人來一個是六十歲光景的老者略有幾根花白鬍鬚神情狠是清朗其他兩個俱是三十多歲全是商人模樣三人進了客店轎夫隨將空轎搭進後堂那頭裏先到的一行人

也從後面迎了出來。彼此說起路上聽得的砲聲。知道前途一定凶多吉少。所以不敢貿然前進。祇得在這裏住過一宵。再作計較了。

其時客店的主人見客人已經到齊。也從櫃檯裏踱了出來。向各人尊姓大名的一一招呼。其人年紀約摸在五十左右。面貌狠是誠實。招呼過後。問起各人因何在這兵荒馬亂之中急急要上省的緣故。原來這些旅客。是新從上海回來。內中六個是商人。一個是從西洋留學回國。都有家眷在成都。惟有一個是初次入川。要想在政界謀事的。當他們從宜昌動身的時候。還沒有知道這裏已有戰事。及至到了重慶。雖然知道已是欲退不能。所以祇得冒險前進。不料戰事就在目前。大家這一急。真急得手足無措。那店主聽了這話。也嘆了一口氣。說道：「這種時局。不要說是出門人爲難。就是吾們老住着一處地方。做這客店營生的。也有朝不保暮的苦處。難得平靖了幾個月來往的人。稍稍多起來。以爲可以做做生意了。豈知他們當軍閥的大爺們。又要爭地盤了。若說這回的戰事。完全是滇軍的主動。交戰地方應該在樂至縣。吾們這裏倒還不甚危險。因爲熊克武的川軍。是紮在樂至。趙又新的滇

軍是紮在安岳兩方相持着已有好幾天在衆人眼光看來是滇軍去進攻川軍的佔多數但是此地離安岳尚有十多里方才的砲聲却又像近在目前似的這就猜不出是什麼緣故了這些旅客聽店主人說了這情形總覺得放心不下就商量着託他差一個人到前面去探聽探聽究竟如何一面就預備吃晚飯了。

晚飯方畢看看天色已黑下來探聽的人尙未回報門外忽然來了許多學生裝束的青年看見客店就一齊走了進來面上都顯出狼慌張的樣子這般客人看見知道事情不妙不覺一窩蜂的走攏去探問消息但是這些人正走路走得氣都喘不過來那裏能夠回答呢還是店主走過來先叫夥計泡過兩壺茶並叫一般人一齊坐下隨後揀一個年紀較大的青年親自倒了一杯茶給他口裏問他們因何到此是否前面發生了事故這人接過茶謝了一聲隨手一口氣將茶呷完方始說道吾們是安岳城內中學堂的學生因為遇着戰事才從那裏逃出來的現在先要求店主准許吾們在此過宿一宵吾們一共是十九個人祇要有地方坐到天明就可以了店主說既然諸位不一定要牀舖那

是沒有不可的實。因今天恰巧到了一大批客人。所有的空舖都已住滿了。那人見主人允許了。就顯出狠感激的神氣。一面叫同來的學生。出外去尋些熟食。買來充饑。一面對着衆人。慢慢的講起今天的戰事來。

原來這安岳縣城。位於重慶西南方三百七十餘里。是當時川東一帶。滇軍防地的邊界。迤西百餘里。是樂至縣。則屬於川軍的範圍。日來因戰雲緊急。城中開到的滇軍。連原有的。共有三千多人。所有公共場所。住不下去。連大小學堂。也都紮到了這中學堂。是從前舊衙署改造的。因為依山而築。地形是前低而後高。課堂就在從前大堂的地位。大門儀門裏面的舊房子。却依舊在着。所以也紮了一連。滇軍。今天下午。正在上課。忽然聽得街上鎗聲響。起初不過二三聲。不料接着。緊密起來。學堂內的滇軍。也立刻鳴笛集隊。那知隊伍還沒站齊。守衛的兵士奔進來。報告門外。另有一隊滇軍。開到。話未說完。外面已向裏攻擊起來。裏面的連長立時指揮兵士。憑着儀門的一堵短牆。向外面接戰。剎那間。那流彈就嗤嗤嗤的。同雨點一般。直對課堂射來。在課堂內的教員學生。因為事情來得突兀。來不及躲。

避。祇得大家就地臥倒。有的靠着椅脚蹲坐着。豈知彈子越來越多。擊着窗上的玻璃。一片乒乒乓乓的聲音。碎片墜了一地。跟着狂喊一聲。好幾個學生中了流彈。在地上亂滾。滾過的地方。流滿了鮮紅的血跡。一衆學生見了都張口結舌。不知所以。又不敢立起來救護。幸得校長在後面辦事室聽見了。叫人將課堂後面的單牆撞開。指點着學生將受傷的拖了就走。一看共有五個。也及檢看傷處。大家扶着從後面一扇小門裏出了課堂。門外是一條小巷。倒還沒有軍隊。可是那條巷正在高阜之上。一聽四面的鎗聲。比方才更覺急密。內中還夾着大砲。幾乎將小小一個安岳城。弄得天翻地覆。這時雖然出了課堂。大家反覺進退兩難。起來幸而學生之中有人知道一個受傷的學生家裏就在這小巷的西首。便告知校長。校長說那末就領吾們到了那裏。再說於是將五個受傷的一起扶到這家來到了門首。祇見大門關得緊緊的。敲了幾次裏面。祇是不肯開。及至說明來歷。方始開出來。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擁的朝裏就走。這家主人原是本地一個紳士家裏。房屋倒還宏大。一見自己兒子受了傷。自然着急得不得了。內裏的女眷們也闖了出來。將一隻大廳擠滿了。七張八嘴鬧得一天星斗。校

長看看。知道不是事。對一衆學生說道。現在事情緊急。諸君要是不願在這裏的。可以各自設法。或出城。或者到親戚家裏躲一躲。我同幾位教員。祇好暫時在這裏看護了。當時學生們膽小的就住在那裏。有些胆大的。或是家在城外山裏的。都願意出城。這十九個就是從城裏逃出來的。當他們出城時。鎗聲已略為停止。見城門口把守的仍是滇軍。見他們穿着學生制服。祇問了一句。你們是那個學堂的。就放他們通過了。

那學生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接着說道。吾們出了城門。看見路上毫無行人。祇有武裝兵士。按段站立着。見了吾們。很是注意。兩旁店戶。皆已關閉。知道站不住腳。就決定趕到此地。住宿一宵。明日再打算各自回家。但是吾們雖然親歷了這一次危險。却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要是川軍來攻。應當先在城外交戰。今天城外毫無動靜。倘使是軍隊譁變。却又並不搶掠。所以總猜不出個中原因來。那店主和那些旅客聽了。也深為奇異。彼此胡猜了一陣。總歸還是莫名其妙。

然而天下的事情。上至軍國大事。下至個人細故。沒有一個不是先有了因。然後才有果的。今天安岳

城中一場戰事。自有其發生此戰事的原因。不說出來局外人怎能知道呢。

原來安岳城內的滇軍共總有兩團多人。內中有一團是楊森（號子惠）帶的。楊森原本是四川人在雲南靖國軍趙又新那裏當參謀長兼這一團的團長。因爲他是四川人所以這一團名雖滇軍其實兵士當中倒有一大半是四川籍。有一天楊森同趙又新在軍本部裏燒着鴉片烟閒談忽然馬弁送進一件標着密令的公事。一直遞到趙又新手內。趙又新拆開一看却是雲南當道的緊急訓令在理。楊森是參謀長應當預聞的。不想趙又新看了之後就向褲袋裏一塞。隨卽迷迷糊糊的在烟榻上睡着了。楊森看在眼裏就起了疑心。乘趙又新睡興正酣的時候偷偷的伸手過去向他褲內袋試抽一下。不料竟被他抽了出來。展開一看那知這一看竟使滇軍一敗塗地。不特主將陣亡全軍覆沒並使其餘的滇黔軍隊不能再在四川立足。此則不能不怪趙又新當時之過於疎忽矣。原來這一封密令是雲南併吞四川的大計畫。龔用政歸甯氏祭則寡人之故智。離間川中將領逼走熊克武。隨後擁護川人某師長爲川軍總司令而將一切財權皆歸諸滇人之手。楊森本是川人。既然窺破了個中祕密。

當時自然憤怒到極點但是自知身在險地萬不能稍露聲色隨將密令依舊放入趙又新補袋若無其事的仍然燒他的烟過了幾天推說前方軍事吃緊就跑到安岳來了其時躲在樂至縣的川軍是劉湘的第二師劉湘的爲人確是精明幹練向來知道楊森是一員猛將平時借着會同勦匪爲名狠送了楊森不少的軍械兩人的交誼也就益加密切這時楊森得了這種不利於川人的消息深恨滇軍目無川人已經有棄滇就川之志湊巧平生知己的劉湘又近在對面當然暗地裏通知共謀抵制了若講當時兩方情勢川軍實已岌岌可危楊森此舉確爲川人爭得不少面子因川省自從倒袁之後東南膏腴之區差不多全被滇黔兩軍佔盡重慶是東川第一個重鎮做了黔軍王文華的防地重慶以南直至叙府簡陽一帶數府地方則被趙又新顧品珍兩人的滇軍駐滿四川原有的軍隊反擠在西北一帶貧瘠的所在在川人心目中早已憤憤不平了祇因滇軍的軍勢強盛雖然眼看着雀巢鳩佔也就無可如何在滇軍方面則自恃兵力充足未免輕視川人遂想一舉而握得川省之實權不過這回併川之計畫是趙又新的主謀顧品珍並不贊成所以到後來趙又新雖然兵潰身亡顧品珍

尙得全師退走。若說兩人的兵力，顧品珍所部還不及趙又新的多。因趙又新的靖國第一軍有二萬餘人，顧品珍的第二軍不過一師左右。因此顧品珍心裏已經有些不滿。不料趙又新尙不知足，亟亟於擴張自己的勢力，遂益與顧品珍以難堪。故顧品珍對於此回戰事已有坐觀成敗之心。而趙又新尙毫不覺察，一意孤行。見第一步離間川軍將領的計畫已告成功，以為川軍必無能爲，祇待自己軍隊前進，定可馬到成功。並且料着川軍決不敢先自動手，故第一道防線的安岳亦不過紮了兩圍。多人意思是待後方的隊伍陸續開到後再行進攻。夢裏也想不到自己的參謀長會在這個時候突然發難，倒戈相向。當時安岳城內的滇軍除楊森的川籍兵士已得到密令外，其餘的真正滇軍皆不知道這禍事從何而起。即記者亦是到了樂至遇見了劉湘的一個參謀方才得知備細。

現在且說那客店主人。正同這些旅客學生猜測今天戰事的緣故。那差去探聽的人也回來了。所得的消息倒也詳細。據說楊森手下的川籍兵士倒戈已將滇軍圍住，勒逼繳械。有不服的尙在那裏抵抗，並說這次楊森的布署狠是嚴密。城內的滇軍一個都沒有被他們漏出來報信。所以後方的

演軍今天晚上萬不會趕來援救的所慮是城內的敗兵退下來此地是必經之路難免順手擄掠起來是狠危險的事倘使楊森再追下來那時這個地方可以立變平地啦那人說完了這話隨回頭朝着店主人說老班我想今天晚上就要回山裏去了那老者的旅客見說知道他不敢留在此地遂摸出幾角小洋來給他還說了一聲辛苦你的那人接了向袋裏一塞頭也不回的就此出門去了

唉爲人在世那一個不想逸樂安居無奈餓來驅人使你不得不冒着種種險阻爲金錢作芻狗呢就是這般旅客他們在上路之初原也知道前途是要遇着戰事的待欲不行非但盤費不多難以久住就是住着那重慶地方也並不是可以安居之處既是一樣要遇兵災不如還是冒險前進萬一僥倖在兩軍沒有開火之前衝了過去豈不甚好不料到了此地戰事已經開始眼看着危難就在目前這一急真是急得手足無措了其時那店主人在旁看了這種情形心裏深爲不忍登時義形於色的向他們說道諸位也不必着急目下的辦法惟有先請諸位將各人的行李趕緊收藏起來安放在不易看見的所在倘使少停軍隊到來諸位也一起躲在房裏將燈火吹滅了千萬不可聲響外面的事有

我對付。如果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尚有我家裏可以暫躲。我家是在深山裏面，離此地不過十餘里。彼時我可以同你們一起去的說罷。這幾句就催促旅客們立刻去收拾起來。

這所客店是三開間二進的茅屋。沿街三間是店面，東首隔了一間櫃檯，西首砌了一座磚竈，中間放了四五張桌子，是預備過路客商吃飯的。（凡是川道上的客店都是連帶賣飯，可是沒有菜賣，所以在這種地方旅行的人，路菜是不能不備的。）過了店堂是一方天井，後面接着三間當中，一間堂屋，空空洞洞並無一物，兩邊牆壁的上段，擋橫着三四根細木，是以擋置空轎的東西。兩旁兩間廂房，就是客房子。房內祇有幾隻破舊的木榻，一隻尿缸。（川省蓋是山路，房屋都依山而築，前進同後進，有時高低相差甚遠，旅客過路暫住，不熟地勢，夜中出外小解，往往失足滾下山去，所以房內備有尿缸。）此外一隻破板桌，一隻瓦油盞，就沒有別的東西了。這三間後面還有一排小屋，是合着屋頂的，也隔作幾小間，內中連木梯都沒有。今天到的一幫人，因為人數太多，所以八個旅客都擠在西首的一間廂房內，東首的廂房住了廿幾個挑夫，三個夫頭和轎役們就睡在後面一排小屋裏面。

這時東首廂房裏的挑夫大家正在頭碰頭的聚在一處好像商議什麼大事似的祇聽見一個人說道這班客人的行李狠是不少想來都是有錢的我們何不趁這個時候去問他們開口借幾個錢化化如果他們不肯那我們就各自走各自的路何必同他們一起受這種危險呢這個人說了以後看着衆挑夫等他們回話這些挑夫們也有搖頭的也有贊成的過了一會終究是貧錢的人多大家就一鬨的走到西廂房門口實行他們的要求了。

那些旅客正在將許多行李橫塞豎塞的塞在木梯下面有些塞不進去的祇好堆在屋角裏正當手忙腳亂累得一身大汗之際回頭一看忽然房門口圍了許多人大家一嚇以爲敗兵到了及至仔細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夫役還沒等開口問他們就見內中走出一個相貌凶橫的人來朝着門內說道吾等弟兄們老遠的送爺們上省也不過拿得些硬工錢現在遇到這種危險的地方不能不想一個逃命的法子吾們雖是窮人也都有父母妻子靠着過活的倘使軍隊打到這裏大家身無分文如何能夠逃命呢所以弟兄們要求爺們借吾們每人幾塊錢並且請立刻就要不能耽誤的說着其勢

濶濶的顯然是要挾的神氣。其餘的挑夫也有附和的，也有不響的。其時那個留學生聽了，先就氣忿起來，圓睜兩眼，破口就罵。但是那老者的旅客知道這個時候決非可以和他們硬爭。隨一手將學生攔住，叫他不要說話。自己走到門口，對着衆人說道：借錢是可以的，性命也是大家要的。不過有幾句話須得說一說。吾們出來做買賣，爲的是將本求利。你們做夫役的，是將氣力換錢，實在是一樣。都爲着養家活口，但是一個人終要靠信用。好方始有人用你。你們招呼旅客的這一層，更是要緊。吾們也不能虧待你們。如果真到危險的時候，要逃走，吾們一起走，決不任你們流落在此地。倘若僥倖平安無事，將來到省一定重重的酬勞你們。你們看是怎樣？挑夫們看這老者這樣說了，大家倒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因爲這老者在這條路上已往來過多次，平時對於夫役們詞色狠，是寬厚小錢上也極鬆爽。因此板不起臉來。但內中有幾個原是想借此爲名，另有作用的，如何肯就此罷休呢？依舊要求立刻拿出錢來。正在爲難的當兒，住在後面小屋裏的夫頭也聽見了，內中有個外號，王鬍子的，最是幹練，登時跳了出來，擠進了房門，回身對着衆人大聲說道：你們要錢我有可不准，在這裏同爺們胡。

開大家回至堂面房裏私自會找人分給他們如有不願意的走出來我們先來見個面再說別話。此時這班挑夫看了他這種擣拳捋臂暴跳如雷的神勢倒被他嚇住了。末後仍舊由老者客人拿出十塊錢來做好做歹叫王鬍子分給了他們才將一場小風潮了結。

不料一波才平一波又起那店主人忽忽的跑進來說是敗下來的滇軍已經向這觀音舖潮湧般退下來了叫他們趕緊躲避一面單叫那個王鬍子留在外面預備有事對付並將那面護身小布旗插在堂屋前柱上於是一般人各自向房間裏黑暗所在藏躲連那些學生也雜在夫役裏面躲着一霎時燈火全滅人人屏息靜氣一點聲息都沒有了。不多時外面也就一陣大亂祇聽得尖銳的警笛聲皮鞋的踏地聲刀劍的擊觸聲以及遠遠裏步哨喝問口令的聲音都從這沉沉夜靜中傳送到後面各人的耳朵內却聽不見一些說話聲音那一種肅殺氣象充滿了空氣伏在暗中的人聽了各人的兩條腿自然而然的都會索索的抖顫起來這樣捱着有三個鐘頭時候外面又是一陣亂才見王鬍子走到裏面敲開各房的房門告訴他們軍隊經過的情形。

這些敗下來的滇軍約計有一千多人。內中八百多人是徒手的。不但徒手連服裝都不齊全已經受傷的也不少。這就是被楊森繳械後逃出的其餘二百多人是有鎗的。可是他們保住這二百多枝鎗却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因為今天的戰事是出於人人意料之外的。在那突然被攻的當兒真是措手不及。抵擋還算這些人都是慣戰能爭的勁卒。所以自下午四點鐘交戰起直至晚間十點鐘終被他們潰圍而出一路上集合攏來及至到得觀音舖已經筋疲力盡的了。既到之後隨由軍官指揮分住各茅屋立時將十來家民房擠得滿坑滿谷並叫兵士傳諭各居民將家中所有的米完全拿出來代他們煮飯等煮好了大家飽餐一頓給還米錢馬上拔隊就走這回却不像來時的一湧而來依然排着隊伍狼整齊的向牛角舖方面退去那一種鎮靜不亂的態度狠可以顯出他們平時的紀律是不錯了。尤爲難得的當他們初到客店的時候看見後面擋着許多空轎恰巧有兩個軍官受了傷就隨口問着這是誰的轎子那個夫頭王鬍子見問就走出來回道這是當的洋差長官有什麼事軍官說吾們要借兩乘可以不可以王鬍子推說這回因爲女客多夫頭不敢作主請官長自己問客人說到

這裏剛剛飯好了。就忙着吃飯。臨走時也沒有再提。當他們新敗之後。尚有這種舉動。確是平常軍隊所不及的。

軍隊一去。那些旅客好似死囚。逢到大赦一般。那一種欣喜情形。自然不問可知。不過恐怕還有追兵趕下來。遂也不再睡覺。一起坐着。閒談。不多時東天已漸漸的發白。大家一商量。知道今天安岳縣必定戒嚴。須得先差人前去。打好交涉。方能前進。因見天已大明。即差王鬍子同另外一個夫頭。攜着某領事護照。先去探路。一面各轎夫將空轎搭出街上。將轎內應用的棉被面盆茶具。自來火書本等物各自安放妥貼。挑夫們亦將行李翻出來整理好了。坐着等候。直候至九點鐘敲過。才見回來了一個。說是已經繳驗護照准許。通過。於是一行旅客算清店賬。謝了主人。登了轎子。接連着向西前進。不知此去正好比唐三藏西天去取經一般。還有不少的險難在後頭呢。

●春閨花月詞

嵌詞牌名

劍舞

魚水同歡樂
綺羅香夢酣
一聲河滿子
雲影望江南
月底修簫譜
聲聲慢自吹
滿庭芳草綠
綠意惹相思
人月圓何日
愁聽子夜歌
望江南路遠
深院月婆娑
百尺樓玩月
關千萬里心
長相思厭厭
不復醉花陰
陌上花如錦
雙雙燕子飛
燭影搖紅淚
翠樓吟興倦
柳梢青欲滴
螺戀花意媚
喜得歸消息
臨牕點絳唇
瀟湘夜雨時
人唱碧桃春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鈍根對於讀者之介紹辭

徐哲身。名官海。剡溪人。（浙江嵊縣。

古名剡溪。卽雪夜訪戴處。）少負才

名。與陳蝶仙周子炎諸人並稱能詩。

著作林（當時文社公布社員作品

之出版物）中常見其作品。時君年

才二十五六。以縣令聽鼓蘇垣。歷充

督練公所書記官。（時天台山農劉

介玉君方爲二標書記官云。）旋任

北路警察署長。民國元年二月閨門

兵變。君從容下令閉城。城中秩序賴

以保全。事聞。大總統特命嘉獎。亦異

數也。後爲四川某稅局長。宦囊稍裕。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二

輒揮霍以盡。解任後。僦居上海。清貧如故。乃以賣文爲活。先是宣統元年。君在吳門。以候補官而兼任蘇州花報主筆。著有揚州夢長篇小說。都五十回。惜花報旋停版。小說亦中輟。原稿且散失無存。讀者多惜之。又著有養花軒詩集。頗爲士林傳誦。其他詩詞小說散見各報章雜志者甚夥。余爲申報創編自由談時。君亦投稿健將之一也。現爲春華日報編輯。彙佐

天台山農輯小說新報。今年四十歲。兩鬢已斑。以素重兒女情。自遭愛妾之喪。鬱鬱不樂。妾名顧影憐。美而能詩。與天虛我生之媚香樓同名。二人曾以此開筆戰。余特闢自由談爲其戰場。彼此各逞文人說謊本領。競以香豔文字。美自己之妾爲西施。而以他人之妾爲無鹽。結果余爲判決。兩如君皆美人訟乃息。時在民國元二年。亦自由談中一樁趣史也。



溺愛的慈母

錢曉生

王少蘭和李子垣兩人原是同學。後來又同在輪船公司裏做生意。交情更加密切。便在祥鳳里內同租了一所三開間的房子。因為子垣尚有老母。家道也比少蘭豐厚些。便多住了一間客堂樓。租金自然也多出一份。兩家的眷屬起初時候。你來我往。有說有笑。甚是投機。有了什麼吃的。不是我送你。便是你給我。好像一家人似的。只怕普通人家的骨肉。還比不上他們的和氣。論起家世來。子垣上代是仕官出身。父親

也是邑中名諸生。母親陳氏。又出名門。倒可算詩禮傳家。不過妻子俞氏。是個鄉戶人家的女兒。目不識丁。品貌也甚粗鄙。仗着薄有資產。十分托大。不把婆婆放在眼裏。只是見着丈夫。還有一些兒怕懼。至於王少蘭。乃數世經商。幼時雖曾讀過書。不過粗通文字。但在英文上頭。造詣頗深。性情又極和氣。所以朋友間的感情。都是很好的。妻子楊氏。却甚知書達理。詩詞書算。件件皆能。還會畫幾筆墨竹。倒是個不櫛進士。

溺愛的慈母

二

性格又溫順非常接物待人從沒疾言厲色。尤能體貼人情圓融周到和俞氏比較起來實有玉石之分。因他處處謙遜讓人三分從不會瞧不起。即使看不慣聽不進的也能敷衍得圓融如意。對着俞氏無論他如何粗率終是客客氣氣不失禮讓的。所以兩家同居了半年從沒一些兒意見。少蘭有了這個賢內助只在營業上用心。家政一切都交託他。略不顧問。這是子壇所望塵莫及的。那時子壇的兒子小名喚做佳寶。已是十一歲。比少蘭的兒子阿珍長着一歲。都在初級學堂裏讀書。早晚同出同歸。兩小無猜。起先也極要好。無奈佳寶年紀雖小却沒

常性的。俞氏又溺愛不明。從小兒養得非常驕慣。只要他開口。除非是天上的月亮。沒法拿到。其餘莫不奉命惟謹。逞得他性情脾氣。一天壞一天。凡是他眼睛裏沒有見過的。見一樣要一樣。玩了一會便覺厭煩。不是踏壞便是丟掉。又要換新鮮了。所以他同阿珍相識了幾個月。也漸漸覺得討厭起來。每每去惹他。或是暗地裏打他一拳。或是背後去踢他一脚。阿珍不肯讓他想還手時。非但打他不過。並且還沒打着。佳寶已經大哭大喊。只說阿珍打他。楊氏忙把兒子叫進去訓責一番。或是打他幾下。不許他出去。誰知佳寶只管向他母親告訴。說是阿珍打

痛了。他又添了許多壞話。俞氏極其偏信。想要發作。不止一天了。只因楊氏處處隱忍。一聞聲息。便把兒子喚進去責罰。一頓倒是無隙可乘。有一天星期日的午後。阿珍正在天井裏拍皮球。被佳寶看見了。走上去搶。說這皮球。原是他。的。阿珍那裏肯放。兩人便在天井裏爭奪起來。佳寶奪不着。便跳着雙腳哭道。阿珍偷了我的皮球。不肯還我。還打我哩。俞氏正從房裏走出來。看見了。便怒道。你這小鬼。偷了人家的皮球。還打人麼。阿珍道。這是我的。佳哥哥的皮球。早己被他自己踢到屋上去了。這是他的皮球。他要搶我哩。俞氏怒道。你這小賊。偷了人家的皮

球。還要嘴硬。我認得這球是你佳哥哥的。阿珍也哭道。佳哥哥的球。和我一同在城隍廟裏買來。原是一樣的。俞氏大怒道。你這小鬼。還要嘴硬。想胡賴麼。你欺負佳哥哥。也不止一次了。我看在你爺娘的分上。不來訓責你。你倒越發不是。今天便挺撞起我來了。你這小賊。還不把球放了一頭罵着。一頭想走上去奪他的球。剛剛楊氏在露台上攤曬衣服。初時未曾知道。後來聽見俞氏小鬼小賊的罵做一片。疑是阿珍闖了什麼禍。忙趕下去。俞氏見了。倒覺不好意思。自己去奪皮球。便道。你們珍官拿了佳寶的皮球。兩人鬧起來呢。楊氏陪笑道。阿珍實在不好。

我去打他。說着走過去把阿珍頭上拍了一下。道。你還不把球還哥哥麼。阿珍哭道。這球明明是我的。他們冒認我佳哥哥的皮球。早已被他踢到屋上去了。楊氏先時確會聽見佳寶把球踢掉的話。便道。你只還了他們。我再買給你就。是了。俞氏含怒道。這話錯了。我不怕你動氣。珍官拿了佳寶的球。你該管教管教他纔是。照你這樣說來。像是我們誣賴你兒子的皮球了。楊氏忙又陪笑道。嫂嫂不要動氣。總是阿珍不好。便從阿珍手裏奪了球來。授給佳寶。騙他不要哭。又回轉頭去厲聲對着阿珍道。還不進去。再要討打麼。阿珍掩面哭着。回頭對佳寶恨恨的。

瞅了一眼。只得一步一捱的走了進去。楊氏又向俞氏陪了幾句話。便跟進去。知道兒子實是委屈。只得強說道。你年紀也十歲了。禮拜日回來。便該好好讀書。誰叫你到天井裏去拍皮球的。阿珍哭得抽抽咽咽的回道。他們不該冒認我皮球。硬說我偷的。佳哥哥的皮球。還在屋上。不信。到露台上去。望得見的。楊氏道。不許多說。快去拿書來讀。只要你偷他們的是了。話聲未完。忽見俞氏氣忿忿的搶進來。指着阿珍道。你說吾們冒認你的麼。難道我真冤枉你不成。楊氏忙走上前陪笑說。小孩的話。那裏作得准。俞氏便厲聲呼道。佳寶快把皮球拿進來。有甚。

希罕。不值得人家說我們冒認便給了他們。算是丟了佳寶那裏肯聽拿着球一溜煙跑到門外去了。楊氏忙又勸道這點小事。嫂子何必動起真氣來。總是阿珍不是我且慢慢的處治他。你看我分上息了氣罷。俞氏道你兒子說我冒認他的東西叫我忍得住麼。楊氏又笑道小孩子說話不識輕重原作不得准的。又向他陪了好些。不是俞氏也不好再說只得走了出去。楊氏低低的又對阿珍道一個皮球直得什麼就讓他們拿了去。只要你好好兒去讀書考得分數多時不要說皮球別種好玩的也肯買給你。若使讀得不好飯也不容你吃哩。說畢只聽得

佳寶有意在那裏嘻嘻哈哈的隔着窗子在天井裏唱着歌拍起球來引得阿珍又羨又恨哭個不住。楊氏柔聲和氣曲曲折折的把他開導。解釋了一番又道大凡做人第一要心平氣和。量氣要寬。大吃點虧是不要緊的。只要學問好。大起來能夠爭氣。人家便不敢欺侮你。都要來趨奉你哩。阿珍也就明白止住了哭。聽見俞氏在東廂房裏頭對他兒子道等他再來偷你的東西時你也不會去偷還他的麼。你這死貨。今天不是我幫着你那裏奪得回來。阿珍聽了道。他們還當我賊要來偷還哩。楊氏低聲喝住道。他不用管他。只要你自己問心無愧不去偷他的。

溺愛的慈母

六

人家的說話那裏聽。得以後你大了出去辦事。自己要有定力。耳朵總須放得大些。人家說好。說歹的正還多着。切不可輕易就信。等他只管來拿你的。你只告訴我。斷不許去偷。還他。這是。最壞的惡習。若是你去拿了他們的。非但我要重重處治你。並且你真是做了賊。要一世不出頭。連今天的皮球也坐實是你偷的。人生名譽。最爲要緊。一壞了到底修不好。你須牢牢的記着。況且小時候不規矩。大起來就慣了。倘使沒了信用。無論什麼都做不成。到那裏去吃飯呢。阿珍年紀雖小。小心地很是明白的。聽了這番訓誨。服膺受教。真個用用心心的讀起書來。

從此次鬧了一遭之後。兩家的感情漸漸淡薄。佳寶靠着有母親迴護。越發無法無天的鬧着。有時出去闖了禍。也有俞氏替他收拾。只瞞子垣一個人罷了。他的祖母倒看不過。對他媳婦道。小孩子品行最是重要。不可過於溺愛。使他任性慣了。等到後來。便改不轉。再要管束時。也來不及了。俞氏那裏肯聽。照他眼睛裏看出來。他這兒子直同神聖般的不可侵犯。性情品格。覺得件件都佳。見他會打人。便說他將來可以不受人欺。見他會說謊。又說他小小兒。倒有機變。見他不肯讀書。又以爲世界上發大財的。那一回曾讀過書來。見也不聽人話。更喜歡也。

能夠打定主意不致耳根太軟受人指揮竟把他極壞的脾氣都當他是極好的所以不去管教他反要大大的獎勵他養得佳寶嬌慣到了極地玩的不稱心拿東西就摔吃的不配口把飯碗就丟那位老祖母實在忍耐不住有時把他訓斥幾句佳寶非但不肯受教反要當面頂撞吵鬧不休他的祖母剛說一兩句他倒要說三十句還不肯歇俞氏還要嘔氣幫着他罵老不死多管閒事氣得老人家索性不管了每天一放了學只去和阿珍尋鬧幸虧阿珍經那次鬧了以後楊氏步步留心騰出一間廂房來做他兒子的起居室常常鎖住不許出門一步佳

寶也走不進去倒省了多少閒事所以兩家的感情雖然不及初時也還和和氣氣沒有大傷只是佳寶沒了淘伴便到弄裏頭和鄰舍隔壁小戶人家的兒童結伴遊玩仍舊任情使性不肯讓人每天不是和東家淘氣便是和西家惹事有一天因恨祥鳳里口王家穩婆家的阿二不同他玩突然跑進去把阿二擺在桌子上的玩具什麼小銅鑼咧泥菩薩咧洋囡囡咧擄了一地碎的碎了毀的毀了幾乎把阿二的小生涯弄得傾家蕩產阿二不在家中適被阿二的娘王媽媽見了走上去打了兩下拖住不放問他什麼緣故不問情由毀壞阿二的玩物要他

溺愛的慈母

八

賠償。佳寶沒了話說，張着嘴大哭大喊。王媽媽認得是李家的小兒，要拖他去告訴父母，賠償損失。佳寶強着不肯走。王媽媽氣喘吁吁的用力拖出門時，這邊的俞氏已經聽見聲音，尋了過來。佳寶見膽子便大了兩倍，大哭大喊道：「娘快來呀！」王家媽媽要打死我了！俞氏三脚兩步搶過去，拖了佳寶圓睜兩眼，發話道：「什麼無事？端端的打起人家小兒來，也不看看爺娘面。吾們豈是受人欺負的？」王家媽媽氣得面孔發青，道：「你自己問問你的好兒子看。我正要來告訴你，佳寶不等他說完，便道：『今天早上阿二弄壞了我的機器車，又拿了我的鉛筆去。現在我

去問他討還。』阿二逃走了，把他桌子上的東西自己帶落地下去。王家媽媽硬說是我弄壞他的，還要打我哩！」王家媽媽亂搖着手道：「你聽不得他，他是一片鬼話！我家的阿二早上已經到了外婆家去，這是他在有意進來尋事。被他在桌子上擣去的阿二的玩具，都被他毀了，要他賠的。」俞氏那裏肯信，越發怒道：「吾們是有門口的，便是小兒不好，也該過來告訴我，怎麼就打他，還不是欺負他嗎？」王家媽媽氣得說不出話，只道：「豈有此理！你也不問問情由，倒同老娘尋起事來！」俞氏大怒道：「無論他差不差，終是小孩子家，你有了這般年紀，難道還會吃他的虧？要動

手打他。佳寶便又指手劃腳說被王家媽媽打得腰也痛了。臂也腫了。俞氏見說。萬分心痛。破口大罵。要同王家媽媽拚命。王家媽媽那裏肯讓叫他女兒阿貞把毀壞的物件拿出來排了一地。裁定要佳寶賠償。登時沸反盈天。兩邊看熱鬧的人。把弄口擠得水洩不通。正在不得開交時候。虧得京貨店裏的張家嫂嫂走來。兩面做好做歹。一面對王家媽媽說。這點兒玩物。值得甚麼。你打了他幾下。已出了氣。就算了罷。一面又向俞氏道。王家媽媽偌大年紀。料也不會誣賴你兒子的。諒來。佳官官終有個不是之處。何必爲着小孩子傷了和氣。王家媽媽聽他說。

得有理。氣就平了一半。俞氏見人家只派他差。又復暴跳如雷。洗衣作裏的周家妹妹也忙過來。把俞氏抱住。勸他回去。說日子正長。有話慢慢地再說。便叫他哥哥阿根牽了佳寶自己挽着。俞氏送他進去。弄看王家媽媽時。已被張家嫂嫂等兩三個婦女扶入屋子裏去了。俞氏只得乘水收蓬一步一顛的。隨着周家妹妹一路罵着。走了回家。一場相罵。方才收局。俞氏走到裏面。便對佳寶道。我聽見你哭喊。幾乎急壞了。你究竟被那老殺坯打痛沒有。佳寶伸手摸着額角。道。什麼不痛。娘也該去打他兩下。替我報讐。俞氏把手在他額上撫摩了一回。道。你剛說腰

溺愛的慈母

一〇

也痛麼。那倒要緊的不要傷了。佳寶道：這倒還沒有打着我。明天拿根門閂出去打還他哩。俞氏道：那個老貨。色像蠻牛似的。你那裏打得過他。不要吃了眼前虧。將來待我替你出氣。你還是把阿二踢他兩脚罷。佳寶道：一弄的人都欺負我的。明天娘叫爹爹給我買把刀來藏在身邊。人家便不敢欺了。俞氏道：你爹是個老糊塗。那有。你在他心上被他曉得了。你先要吃苦哩。若有人來欺侮你時。只管跑回來告訴我。這弄裏頭還有誰和你作對呀。佳寶道：孫家的作金。前天見了我。拔出拳來就打。錢家的順順糾合了人。要把洋刀來挖我眼睛。俞氏大驚道：這還

了得。青天白日沒有王法了。他再拿刀嚇你時。我先去割了他的指頭。你不要怕他。怕了人是做不得人的。自有我幫着你。現在你年紀還小。正要給人家知道不是好惹的。後來便不受人欺。大家要來畏懼你。恭敬你了。佳寶聽了。膽子又大了幾倍。仗着有娘出場。越發在外惹事招非。交結了一班頑童。到處胡作胡爲。常常躲着不到學堂裏去。幾至每天鬧出些事來。都是俞氏出去替他罵了。收拾得來只得拿銅錢晦氣。這邊了。不是相罵收拾得來。只得拿銅錢晦氣。這邊楊氏知道了。嚇得益發不敢放阿珍出門。和佳寶玩要。一到放學時候。親自去領回來。早晨本

是少蘭帶出去的寸步不敢放鬆，恐怕一個眼錯和佳寶合了伴，一到家中便把廂房門鎖住。

好像禁錮似的。阿珍性子很靜，起初雖覺不適，後來慣了，又復聽見佳寶天天鬧事，竟把廂房當作安樂窩，便要叫他出去，也不肯了。大凡小兒雖然要活潑，但是心思舉動萬萬放縱不得的一經放縱，便難收束，譬如溜轎的馬，越跑越遠，終至不知歸路。倘使收束慣的心思，自然靜定，讀的書也容易記得。只要常常把有趣味的書藉玩具，引動他興會，啟發他悟性，不使他退縮，畏懼，汨滅性靈，學問的進步自然很速。楊氏深知此理，常把科學上的玩物買給他玩，又常

和他講些古事，引他歡喜。阿珍安安穩穩，竟沒一些野心。這等情形，少蘭和子垣都是早出晚歸的，兩面都不告訴，兩人也全然不知。只當家庭間都各好好的，因為俞氏究竟自己心虛，平日間在子垣面前，把佳寶壞處隱瞞不迭，那敢說出陳氏老太太又是氣得索性不去聞問的。

所以子垣還只當他兒子是個好兒童，那裏想得到已經不可收拾。至於楊氏的性情，原不喜說短論長，知道俞氏處處把佳寶廻護，瞞着丈夫的，也就不敢和少蘭說。知怕他同子垣要好，不肯隱秘，倒要害他們夫妻反目。父子參商遷怒到自己身上來，大家不得安逸，因之彼此竟

溺愛的慈母

一二

不約而同的各守秘密。只是俞氏常防王家的人說了出來。又見阿珍絕不出門和佳寶遊玩。以爲瞧不起他當他作壞人便在子垣面前常常說些壞話留着抵制的地步子垣心地明白。不去睬他說旁人家的事管他甚麼。俞氏譏間

不行兩家的交情也遂得以長保。同居了十九個月始終沒有勃谿。不過佳寶和阿珍兩人一天天的長大起來性情品行也就背道而馳。一天天的遠離起來一個上進一個下流比較先時竟有霄壤之別了。

(未完)

海上

版出局書外中

限制兒產
法 妊 避 驗 實

元一定價 冊一裝精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
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
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
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
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
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處售代總▶

路上四馬

司公書圖陸大

◀盛售分▶

坊書大谷省各



真假新娘

Anline Cole原著
馬二先生講述

(二)

麥絲丹回寓後向椅中一靠。眼望着臥室中蕭條的樣子。把這一日間所經過的事情都兜上心來。覺得前途希望無一線光明。她曾到幾家大商店中詢問職業。一無成就。祇留其姓氏居址而去。那些商店中的管事人們說。『俟有相當位置。再行通知。』但這種話已非一次。絕無什麼事情成就。她失望至極。想道。『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衣服已舊到這樣。而所找之事。一無影響。連鬼也不會碰着。商店中誰願備這樣衣服破舊的女子呢。但我却祇有這種職業。尙屬相宜。』

她一邊想着。向衣鏡中自顧着影子。所穿的衣服。質料極佳。式樣已舊。且將要破了。帽子已戴過幾季。跳舞靴子已破了。她一邊顧盼着自己的影子。想像着。假如自己能穿着時髦的新衣起來。當然可以入得圖畫。

真假新嬢

二

她自己很知道身材確是苗條。如果戴起流行的大草帽。圍上皮飾。當然是很美麗的。想到此間。不覺又苦笑了一笑。覺得自己真是做夢了。剛一回頭。忽聽得門外有扣戶的聲音。因答道。『請進來罷。』她以為必然是房東太太擺着滿臉的怪形。來催討房租了。

房門緩啓處。她不覺嚇了一跳。因為現於房門首的一個高影。正與她方纔的幻想一樣。彷彿是方纔鏡中的人影走出來活了一般。而所穿的衣飾。亦甚時髦。又正與她想像的一樣。她不覺得又驚奇。又紛亂。都說所出話來了。祇聽得那來客先說道。『我可以進來嗎。』麥絲丹略定了一定。答道。『請進來坐罷。』說着。把椅子移開。那來客坐了。麥絲丹的眼光簡直不離那來客的身上。覺得那人幾與自己無絲毫不相像之處。長短肥瘦顏色都是一般。祇不過近瞧時。那來客比她的年齡略大幾歲。除此而外。兩個人簡直絲毫無異。那來客很和悅的說道。『請原諒我來的冒昧。我且先自己介紹。我是密司惠來連。我方纔在愛來商店門首看見你從那裏經過。我驟然看見你。與我相像到如此。非常驚奇。想我進來時。你看見我。必然已覺着了。』麥絲丹點了點頭。那來客又續說道。『後來我問那商店。纔知道你的住址。他們並告訴我說。你是尋找職業的。我想你正好可以帮助我的困難。我必定有相當的報酬。』

麥絲丹看見來客這樣打扮入時。已知道她必然甚爲富有。因問道：『你所要我做的究是什麼事呢？在你固然以爲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我則很盼望能有些進賬。』來客說：『我可以告訴你。也並無難事。祇請你今夜往加立德跳舞會替代我一趟。我願送你二百五元。』麥絲丹聽了。不由暗暗地又驚又喜。喜的是這個數目。正可以救濟她目前的景況。驚的是這件事來的太蹊蹺。彷彿是做夢。因又囁嚅說道：『這事倒未嘗不可。但到加立德跳舞會去。我却沒相當的服飾。』她這話並非推托。因爲她早已從新聞紙上知道那加立德跳舞會去的都是一班極闊的人物。這是一件極時髦流行的勾當。來客聽罷。登時立起來向門外招呼了一聲。祇見一個很漂亮着制服的進來。捧着一隻極美麗的旅行箱子。放在房內地板上。來客向他吩咐道：『約翰。你到車上去伺候罷。』那人退了出去。來客便把那隻箱子開了。麥絲丹看時。又吃了一驚。箱內盡是極華美的衣服。都是她不會見過的裝滿了。來客說道：『你瞧。這些東西。大概都恰好給你穿着。』一邊說着。便令麥絲丹一一的檢點出來。一件黑色精美的上衣。並有飾帶。正如麥絲丹幻想中所欲的一件金線絲織的披風。黃鼬皮的捲領。此外尚有極美的絲襪等等。密司惠來連又笑着說道：『我想你必然自己能夠打扮起來。我自從看見你之後。想起這件事來。便向愛來商店中。把這幾件衣服買來。預備請你帮

我的忙。」麥絲丹見面前堆了這許多可愛的東西。眼睛都漲花了。如打算穿戴這些衣物。便須隨着人的意思去做事。她終覺有些奇特。因又問道：「我究竟不明白為什麼要教我穿戴起來。到加立德跳舞會去做你的替身呢？」那人向她望了一眼。似乎很稱贊似的答道：「這個我自然須得告訴你。爲的是什麼。但我却不能細說。因爲太覺麻煩了。我祇把大概情形告訴你罷。我起先和密司特亞諾賴飛訂有婚約。他是一個有年紀的人。比我大的多。我現在却另有一相愛的人了。我們打算于今晚上一同私走。」說到此處。略停了一停。又低聲說道：「但這件事。我却很担心。因爲賴飛是我的監護人。又且訂了婚約的。在法律上。他對於我可以管束。我這個人非但有勢力。並且多疑。我若不在加立德跳舞會露面。他必然能猜到我要往歐洲去了。如此。他不難於那輪船未開行之前。設法阻止我們不能動身。這是我深知道他做得到的。」密司惠來連一邊說時。在房內走來走去。現出是抱有很心事似的。又續道：「自從我在那商店中看見你之後。我方想起這條計策。可以免去他的疑心。使我們得以從容動身。等他再去阻止時。必然已來不及了。唉。密司麥絲丹。請你帮帮我的忙啊。」

麥絲丹聽罷一席話。幾乎要下淚了。最後又問道：「恐怕密司特亞諾賴飛。若立時認出我是假冒的。又將

如何是好呢？雖然我與你相似畢竟有點不同。他難道竟分辨不出嗎？密司惠來連搖頭道：『不至於。因為他是很利害的近視眼。他那姑母亦是近視。此外更無人認得我。所以這事決無什麼冒險。或是不妥當。你祇管放心罷了。』這時麥絲丹的眼光注視那隻開着旅行箱中的衣服和一堆華美的飾物。密司惠來連瞧料着說道：『這些美麗的東西。當然是奉贈與你。你如肯賞收。那是再好不過的了。請你不必多疑罷。』麥絲丹到此時已是心花撩亂。不能自主。祇低聲說：『就是這樣罷。我總照你所吩咐的行事。』（未完）

□隨感錄

梁杏如女士

幼時初作學生。視叔兄輩之畢業於中學者。心嚮慕之。以爲將來苟能如此。願已足矣。雖然。今日我已畢業于初級中學。且進高級矣。捫心自問。未嘗有所謂學問也。苟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生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夫學無止境。能不勉乎。

都市喧闐。人尚奢侈。安得與二三知已築別墅於荒郊。手拈一卷書。日吟哦以長終。其樂奚啻南面王。祇是勢不能耳。

亡友葉君。死去一載。昨夢以笑聲相迎。豈死猶愈於生之苦耶。胡爲乎而笑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白雲蒼狗。憂樂無常。余雖哀葉君之死。亦羨其得安樂土也。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用腦力者。
不可不吸
大長城香
烟。以其功
能清神思
醒疲倦也。



贈品
可換



內有
獎券

中國南洋兄弟公司草烟

移家記



移家記

鐘禹

余卜新居於里之東市。以今春二月初七日率家人遷入焉。其地較舊居
稍敞。上下凡八檻。拓樓下一檻爲書室。略加繕治。署之曰。萱照廬。皮琴書
其間。前臨庭除。栽萱草數莖。臨窗徒倚。有綠滿窗前之致。初余居舊宅時。
吾母以操家勞瘁。病及雙目。茫然不能辨晝夜。且時時作痛。如針刺靈艾。
不可得醫。藥無寸效。常用戚然。今當移居。因以萱照名吾廬。寄壽親之意。
蓋猶冀我母之雙目復明。開朗如萱光之照耀。北堂而全家咸賴。其庇蔭
焉。謀之朋好。僉謂善頌善禱。至誠或可格天。母病之愈。其以此爲先兆可
也。余友雪塍爲余書一匾。後繫跋語。筆力圓勁。有致。詔聲以五古一章書。
橫披爲贈。詞意深湛。得北宋人遺響。二者皆點綴敝廬之助。彌足感焉。余
亦草五言五十韵。擬倣韶聲。例書付裝池。並懸萱照廬中。貧士之飾其居。
固惟有以文字自豪。其他力不能致也。部署家具。凡三日而竣。宅中庖湧
寢處。均規度得宜。屋後臨清流。高樓俯水。溪光瀲然。可以濯我纓足。焉居

移家記

一

停爲余老友煥成。情好甚篤。居於宅之東偏。尤喜卜隣之得以是。吾母亦竊喜。時戚畹咸蒞。情話終日。佐以酒食。至足樂也。余家故居本在里之西偏。聚族而居。已歷數世。前十年有族某爭產訟。余家連綿數載。且時來見侵。先君性仁懦。意不能堪。始移居於里仁橋港。越半年。而先君以瘵歿。門祚蕭條。艱難。負廡時。余年方十九。蓋我生經憂患之始也。又兩載。更遷西街宅。雖不廣。頗能睦。四隣居之。凡五年去歲。春余次弟取婦。宅漸不敷。而吾母之病目形家謂宅運不吉。所致戚友咸勸移家。余意遂定。貧薄如余。本不敢求廣廈。安居得此。數椽亦差足蔽風雨。而奉母已。余自十七歲來客海上。頻年作客。不遑家食。及今已十載。比年以還吾母病目。客中不能自安。遂時時歸省。居家之時。始路多然。飢來驅我。不能板輿養親。晨夕弗離。左右可慨也。夫雖然。人生本如寄。居鄉與作客。固亦奚別。果余母而矍鑠無恙者。余卽經年不歸。亦復何苦。又安用此僕僕往返爲哉。

楊三媽媽

韶舞

自靈魂學昌明之後。言者紛紛。然皆事涉渺茫。無從徵實。使聽者不敢據以爲信。惟記者近在彭城。聞其

乃笑問曰。聞汝知前生事。信乎。願聞其詳。李曰。諾。(以下李某自述)

地土人李某。述其再生事。頗詳。語雖平庸。而事則甚確。不嫌煩瑣。濡筆記之。聊作研究靈魂學者之一助。李某徐州附郭人。業農。年四十餘。頗誠篤。循循如老儒。時記者供職徐鄉某公司。適渠來訪友。有識之者呼爲楊三媽媽。渠應如響。怪之。詢諸人。始知爲其前生事。甚異之。擬一探究竟。遂使人邀之來。少須偕至。

楊三媽

二

稱呼起來我前生苦了一輩子人家見了我祇叫一聲楊三媽媽。

我七十六歲我的丈夫七十八歲他就在這一年別我而去不過淌幾滴老淚而已我到八十二歲四月十三那天忽然起患瘡症一病六天日見沈重十九下午我正在大燒大熱忽然昏厥過去似夢非夢的走到園子門外邊（按此間鄉村三五十家或數百家四週均用石壘如城垣以禦匪患俗名園子）啼哭的聲音直由園內送到我的耳鼓正待將身回轉突然兩個不相識的男人一邊一個拖我就跑約行二里多路看見一座市鎮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心想流連兩腿已經穿過街鎮前面有一長大木橋岸傍

放着無數土製的罐頭祇見那許多男女互相爭飲其時我頓覺嘴內乾渴也想吃他幾口無奈已被兩人拖過橋去如行於大霧之間正在疑忖突然一驚如夢初覺覺四肢縮小不由自主躺在地上剎那之間明白過來不禁呱呱的哭了幾聲心想我不是八十多歲的老嫗嗎何以一變而爲嬰兒我重生的時候就是十九晚上我那時被一婦人用水將我洗淨拿布縛束起來放在床上此時我的心中已經明白想起前生家中的兒孫不由的又呱呱哭了幾聲到了第二天自早至晚盡給我黃色的苦水吃了五六次現在回想起來一定は那黃連湯啦到第二天早晨肚內實在餓餓的很我就假裝着哭叫母親遂

把我抱在懷內將奶給我吃過了幾天母親生起病來一整天沒有奶吃我實在忍耐不住忽然叫聲媽媽我要吃……尚未說完祇見我的父親和母親大驚失色惶惶不可言狀我自己也想幾天的小孩兒居然會說話倒也好笑夜間我的父親同母親說道怎麼這個小孩已經能講話不是個妖怪麼以後須要格外留心纔是呢其時我也醒在床上聽了這般說法又不敢回答不是的心中好不難受幸而我的父母在四十多歲上纔生我這寶貝兒子所以母親加一二五的疼愛自此以後祇是不言不語還裝着不解事的樣子望着我的父母發怔

過了兩個月有一天我的父母皆往田裏耕種隔壁

進來一位鄰居他在外間叫了好多聲也沒有人答應我躺在床上急得了不得又脫口說了一句『他們下田去了』這位鄰居走進房來四週一望並無大人在內然後他向床上一看見我睜開兩眼向他癡笑相見之下他已明白翻轉身就望外跑去向我父母這般那般訴說了隨時我母親從田裏回來向我大罵我也祇好學啞叭吃黃連老不開口

又過了一個多月又來一位鄰居向我家借農具在房內找尋好久嘴裏嘰哩呱啦的說怎麼一個鋤頭到收起來了我看他還沒尋着心中真是忍無可忍隨口說道『在我的床……』下字尚未出口他就連跌帶爬的跑出去了我看他那種嚇怕的樣子現

在思想起來還覺得好笑。不一會時候我的父母雙雙跑進房來。祇見父親怒髮沖冠的對母親說道：快把他拿出去埋在田溝裏就是一生沒有兒子何能要這種小怪物呢？唉……到底慈母有愛子之心不忍拋棄這一閑左鄰右舍都來勸我。父親說道：這樣小小年紀還怕他興風作浪麼？倒不如留他的小命以觀後效。加之母親不肯置我於死地。所以我雖然做了些驚人異事。幸而未曾到枉死城去。

我從此有三年未曾開口。假如是個無知識的小孩。到也罷了。無奈心中無事不知那行不曉。往往想起前生的子孫由不住的一陣傷心眼淚兒也不曉流了多少。

我在四歲上我也會走路了。一想這個時候是我講話的機會了。但是還不敢滔滔不絕的直說。我倒非常調皮假裝。媽媽爸爸的叫了幾十天。有一天父親往田裏耕種。我就走近母親膝下。叫了幾聲媽媽。正待往下說去。一想我若說出話來。他們再拿我當妖怪看待。送我的小命如何是好呢？正在籌思之間。我的母親雙手抱起我來。接了一吻。問我是不是肚裏餓。我見我母親那慈愛的樣子。就將懼怕的心拋去九霄雲外。劈口就說我是黃家坪的楊三媽。媽媽又說混話。一手就把我丟在地下。氣喘吁吁地說道：你……怎麼又作怪了？我想父親尙未回來。趁此跪在地下說道：媽媽不要害怕。我不是

妖怪我確確實實是黃家圩八十二歲老嫗的後身，我母親想了一會纔呵呵笑道是真的麼此時見我母親心下已有幾分轉機我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大篇我母親豈有不相信之理我這三年不開口的人一旦訴說干淨心中好不痛快

一日我心裏又念及前生的子孫總想親自走去看方能放心得下不料我父親執意不肯我也哭鬧了許多次數

光陰迅速一年又過我的思念仍未忘却唉……一個人的抑鬱太重就會生病的一句話一點不錯我沒有幾天也就應了這句話了我的父母見我終日不飲不食知道我又是想念前生的家了我父親對

我說道你是不是要到黃家圩去麼我答應是的父親又對我笑說道你這個五六歲的小孩兒跑去認人家五六十歲的老人家作兒子人家不要打死你麼我說道請父親放心孩兒此去抱着十分把握並有物件作證但求父親攜帶前去一見即可明白我父親叫將證據與他看過之後方肯允我同去心想這件物證尚在楊家樹下此時怎能拿出呢我就底在父親耳邊說了幾句父親方纔答應我的請求次日清早父親借了一輛小土車把我坐在上面哎哩哎哩的走到中午時候一眼看見前面圩子我就曉得是黃家圩了將近圩子門口回想當年被兩個一人一拖就跑的光景心中好不悽慘于是下了車子

楊三媽

六

父親將我抱到楊家門口走了進去。正值農罷歸餐，一見兒孫依然又悲又喜。

我的父親與我前生的兒子本來都是相識。于是我父親就將此番來意對他們從頭至尾細細談論。我坐在傍邊小木欞上。我的眼淚就像潮水般往外直流。我前生幾個兒子總算還有良心。看他眼睛裏也滴下了幾點眼淚。惟有那幾個無心肝的媳婦。他們立在傍邊還拿手撫弄我的頭髮。嘴裏囁嚅咭咭的說。那裏有這種鬼話。我一聽這話不由心中大怒。我就站起身來指着我那大兒子說道。你的小名不是叫某某麼？你是某年某月娶的老婆。某年生的兒子。我把所有幾個兒子均照樣細說了一編。他們方纔

有點悲痛。我想還不妥當。假如他們疑心是有人數我說的呢？再想不如把我的證物拿出來與他們看。看方得表明我的虛實。我又說道。你們同我到天井柿子樹下拿一樣東西與你們看罷。他們就隨我走到樹下。我看物傷情。樹木依然存在。我已過了一生了。我就忍淚說道。你們父親在日。我攢下私房錢。有九十二串制錢裝在瓦罐之內。埋在這柿樹後面。你們把他挖出來瞧罷。說話之間。已將瓦罐挖起。取出錢來。數了一數。果然與我所說的數目相符。于是他們又現了一種驚詫的樣子。我那沒良心的媳婦到了此時。也不免眼睛紅了一紅。我就在樹下將錢分給他們。當天就未回去。住了一宿。看他們待我十分。

冷淡心想這也難怪我纔五六歲的小孩他們已有
了四五十歲叫他們如何孝敬我呢倒不如還是同
我的父親回我今生姓李的家裏爲人去罷

唉……我現在雖然姓李可恨人家還是叫我楊三
媽真是連我也無可如何實在慚愧的很今天唯

間尚早還要趕路進城再會罷

(却酬)

●有獨無偶

克明

有母校而無父校
有前清而無後清
有買東西而無買南北
有小說家而無大說家
有大總統而無小總統
有社會之花而無社會之葉

(鈍根按張勳復辟之數日卽後清也)

口心臟爲甚麼跳躍

克明

受美女子顧盼時。

拜謁軍閥。或官僚。或資本家時。

被悍妻呼罵時。

打開報紙。檢看自己稿子。有否登

內地旅行。被村狗追且吠時。

風吹草動時。

往彩票店中對號單之號碼時。

見一少女溺水。無人援手。而已欲

奮身施救時。

投機家遇市價暴漲跌時。

以巨資作孤注。舉骰一擲時。

頭天逃學。二天上學時。

搭輪渡海。在甲板上跌了一交時。

欠了人家錢。路人遇見債主時。

歧路之口

張碧梧



黃曉英現在所處的境界好似正站在歧路之口應該向那一條路走上前去竟有些兒委決不下黃曉英算是天之嬌女了今年纔十八歲正在女兒家的妙年時代模樣兒又生得姣好家裏偏又有錢伊的父親在前清曾做過幾任官民脂民膏很搜括了許多光復以後無心問世便坐在家中享福他祇生了曉英這一個女兒自然愛如掌上之珠嬌生慣養當做兒子看待在伊八歲的時候他親自教伊讀書習字伊天資本很聰明讀了幾年成績着實不差到了十四歲那年伊父親見女學日見發達亲戚朋友們的女兒多半都已送入學堂難得他不泥古守舊也把伊送到女學校

去讀書伊又受了這幾年的新教育好似一塊美玉經了良匠的琢磨越發光彩煥發伊的思想固然是除舊更新一切舉動也格外玲瓏活潑又學會了一手好鋼琴交際本領也還不弱男女朋友都不少每逢學校或團體中開會都要請伊去彈一曲鋼琴伊有請必到在百千道視線之下能落落大方表現伊的好手法有時候再要演說一口齒伶俐說得也娓娓動聽因此着實博到羣衆的贊譽竟是交際場中一位有名的人物。

既然如此注意伊的少年男子自然很多爭先恐後的和伊接近似乎和伊講一句話或是被伊望了一眼也以爲十分榮幸的他們並說黃曉英如是一盞明亮的神燈娶了伊做妻子得到這燈光的導引必能走上幸福的大道哩祇是伊自視很高平日對於戀愛問題又有些研究看透他們這班人所以這樣的愛伊實在是愛伊的貌甚致于愛伊的錢這都是虛偽的愛欺詐的愛伊萬無接受的道理伊又明白女子濫施愛情是非常危險的事不祇是斷送了終身的幸運簡直要陷入死境的若要得到美滿的結果用情必須專一伊抱定了這種主張雖不明瞭的拒絕那班人却不過

和他們虛與委蛇絕不把他們放在心上。黃曉英處在這許多男子的包圍當中，竟能有這種定力。不受他們的誘惑，委實是難能可貴咧。

難道黃曉英竟沒有屬意的男子麼？不然，不過祇有兩個人。一個是章國珍，一個是吳文耀。他們都是大學校的學生，年歲差仿不多，和曉英都有了好久的友誼，並且都曾在曉英面前露過求婚的意思。祇因曉英覺得他們的學問既然相等，性情和伊又都合得攏來，對於伊的誠意又沒有上下分別。伊究竟嫁給那一個？拒絕那一個？一時到沒有了主意，正好似站在岐路之口，不知向那一條路走是好了。

吳文耀初認識黃曉英時，曉得伊不比尋常的女子，不敢露出輕猾的神氣，處處用忠實的態度對付。伊會見伊的時候，祇和伊研究學問，並設下種種的難題，互相辯論。他嘗很懇切的對伊說道：「從今以後，我得着一位切磋琢磨的良友了。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活呢！」他又曾警告伊道：「像你這樣的女子，足可稱做才貌雙絕了。不過越是好女子，越能引起男子們的野心，危險也就越多。因為

男子們人人欲把伊據爲已有便難免有欺騙的行爲伊偶不當心便將上當既經上當身體和名譽上便着了一個污點再也磨滅不掉了我曉得艷羨你的男子爲數着實不少你務必隨時隨地格外留心纔是。曉英聽了這番話正和伊自己的意思相同不由得連點頭暗想這一番話祇有章國珍對我說過別的朋友都不過誇贊我恭維我如今難得他也肯這樣對我說可見他對我也是一片誠心呢因此黃曉英和吳文耀便漸漸的接近了。

吳文耀和黃曉英都尚在學生時代自然不能天天見面但吳文耀每天都寫一封信給曉英信上寫的都是些光明正大的話有時雖也涉及戀愛問題却也不過是加以討論總不談到本身上去遇着了星期假日一大早便趕去尋曉英一同出來去做些正當的遊藝有時候曉英在閒談中若談到缺少甚麼物件或是甚麼物件已舊壞了文耀當時雖不說甚麼却緊緊的記在心頭等到下次見面時他已揀那最好的買來恭恭敬敬的獻給伊了這些地方曉英承認他是出于至誠又以爲他所以有這一片至誠自然是因愛我而起但他在我的面前却從未說起過這實在是他忠實誠

懇。決。非。那。班。浮。蕩。少。年。見。面。不。到。三。天。已。滿。口。談。起。情。愛。的。可。比。他。既。然。這。樣。我。到。也。不。可。辜。負。他。呢。伊。這。麼。一。想。腦。筋。中。便。又。深。深。的。印。下。了。他。的。小。影。

黃。曉。英。心。中。既。這。般。想。對。于。吳。文。耀。的。神。情。中。自。然。有。種。種。的。流。露。吳。文。耀。瞧。得。清。楚。曉。得。魚。已。上。鉤。時。機。不。可。錯。過。在。一。次。會。面。時。便。向。伊。露。出。求。婚。的。意。思。以。爲。說。出。之。後。伊。必。一。口。答。應。誰。知。伊。聽。了。這。話。祇。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容。我。慢。慢。的。考。量。一。下。子。再。答。覆。你。罷。文。耀。心。中。雖。急。却。也。無。可。奈。何。祇。得。耐。着。性。子。等。候。伊。的。回。音。

黃。曉。英。站。在。這。岐。路。之。口。儘。着。徘徊。遲。顧。委。决。不。下。在。這。個。時。期。中。吳。文。耀。仍。用。先。前。那。種。手。段。籠。罩。着。伊。一。些。也。不。放。鬆。並。對。伊。道。男。女。相。愛。原。不。必。急。急。的。要。結。成。婚。姻。不。過。婚。姻。實。在。是。愛。情。的。歸。宿。也。便。是。男。女。雙。方。一。生。的。歸。宿。所。以。不。相。愛。使。罷。既。已。相。愛。似。乎。不。能。不。經。過。這。種。手。續。的。有。一。次。他。又。坦。白。的。對。伊。道。你。遲。遲。不。答。覆。我。的。原。因。我。已。明。白。因。爲。你。再。有。一。位。屬。意。之。人。便。是。那。個。章。國。珍。你。應。許。那。一。個。拒。絕。那。一。個。一。時。決。斷。不。下。便。因。循。到。現。在。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容。

易解决的。你常說婚姻的成立要拿愛情做基礎那末你祇須察明誰和你的愛情濃厚便和誰成立婚姻好了我雖不認識章國珍但我聽說他初認識你時猛進的力量和我差仿不多可是現在他竟難得來會你了我曉得你若去質問他他包管回答你說真正的愛情重在精神上的聯合不在形跡上的親切他和你雖不常見面精神却專注在你身上的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通我以為既有真正的愛情決無有不願意形跡親切的道理譬如夫婦遠離爲甚要依依不捨尋常的朋友雖多年不見也不會日夜繫念這便是因爲一則有愛情一則無愛情呀他或許再要回答你說他所以不常來會你是生怕荒疏了學業這話更是無禮了像我和你見面一次之後讀起書來越發精神貫注萬一不會見面我怕定要恍恍惚惚無心讀書縱然去讀怕也不能領悟的他對你的愛情倘和我對你的一般當然也有這同樣的現象怎會成個反比例呢再退一步說他對於你本無不滿意的地方祇因我和你十分接近十分密切因嫉妒我而遷怒到你身上這雖是人情中常有的事不過細論起來也不應該因爲他和我現今所處的地位好似兩個賽跑的人都想奪到那勝

利的錦標。我雖跑得比他快。但最後的勝負尚未分。錦標究竟歸誰。尙未定。他祇應努力的再向前進。不該因嫉妒我便存退意。因為一存退意便不會情願拋棄那勝利的錦標了。可笑他不怪他自己缺了前進的勇氣。反來嫉妒我。因嫉妒我又怨恨你而和你冷落他的心懷真未免卑怯狹窄了。吳文耀這一番話雖也有些強詞奪理。却也很為動聽。黃曉英雖未必便為他克服。但伊的一顆心本來兩無偏頗的。現在却稍稍偏向吳文耀了。後來吳文耀又對伊道：我原曉得你對於婚姻問題祇重愛情。決不重金錢。不過你也要仔細想想。假如竟嫁給一個窮書生。愛情雖十分濃厚。經濟却非常艱窘。起居飲食一樣不能稱心。雖有濃厚的愛情來安慰你。祇怕你精神上仍很多痛苦罷。而且像你這樣才貌雙全的女子。倘竟陷入窮苦的境況。豈不很可惜麼？所以我替你設想。若祇有一個窮書生能個真愛你。你只好勉強些和他結婚。萬一同時再有一個富家公子。也是真心愛你。我定要勸你舍彼就此。因為你可以得到愛情和金錢的兩種安慰。喲！吳文耀的忍耐心到也着實了。得他拿這種話來打動伊。一連過了許久。伊的心居然被他說服了。他第二次再向伊求婚時。伊便

答應下來了。

吳文耀和黃曉英結婚之後在密月中兩下裏情致纏綿果然十分甜蜜到了第二個月的第五天奇詫而不幸的事竟然發生出來了這一天原是星期日夫婦倆都在家中吃過早飯之後吳文耀拉着他的妻子並肩坐下笑嘻嘻的道現在我們已成爲夫婦蜜月又已過去我有一件事不能不對你直說了我不是會對你說過我是一位富家公子麼我平日在你面前的用度不是很闊綽麼諒你必也相信我是一位富家公子其實我家裏何嘗有錢連我的學費還是親戚們湊給我的我平日的用度以及結婚時的費用老實說都是向同學和朋友們借的當時曾講明結婚後歸還所以現在不得不和你商量了曉英驚地裏聽了這幾句話好似一盆冷水從頭潑下楞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一會纔道原來你騙我麼結婚後你那來的錢還他們呢文耀道結婚前我不能向你開口祇得搭着空架子結婚後你我有如一人我便可和你商量何愁沒有錢呢曉英恨恨的道你想拿我的粧盒去還你的債麼文耀態度很滑稽的道也不能算是我的債因爲當初我用了許多錢都是

用在你身上的結婚時的費用。又好算是我們兩人公用的那末。你有錢。你先還了。也不爲過呀。將來我有了錢。再還你好。了。你若一定不肯。他們定不和我甘休。我場了台。你也沒趣呀。說時還嘻嘻的笑。個不住。曉英却哭也哭不出了。

黃曉英自從經過這回事以後。不由得暗自想道。他既能對我誑說是富家公子。從前他所說的話。諒必也都是虛偽的了。這樣看來。他未必是真心愛我。大概也是愛我有幾個錢罷。我從那許多人當中選中。他和章國珍二人。又因他對待我的情形比較。章國珍來得親熱懇切些。我便決定嫁給他。誰知他竟是戴着假面具。用那種隱祕的手段。欺騙我。怪我無知人之明。竟上了他的圈套。如今追悔也無用了。罷。伊越想越悲傷。越覺得前途黑暗了。但伊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又因爲這頭親事完全是自家做主的。如今雖明知遇人不淑。在旁人面前却一字不提。生怕被旁人詬笑。偏偏文耀不爭氣。過了不久。因爲犯了學校中的規則。竟被開除出來了。曉英得到這個消息。急得甚麼似的。但文耀却若無其事。仍是嬉皮笑臉的。並對伊道。我年紀已大。又已娶了親。本不願意仍去讀書。

難得校中開除了。我真是正中下懷啊。伊聽了這話，雖覺很不中聽，却也不願和他辯論。祇問他道：既不讀書，你預備做甚麼呢？他道：現在尚不定，慢慢的計較罷。伊道：我想你總是個大學學生，平常應世的學問自然已有了。還是趕忙尋個職業，掙幾個錢，當生活的費用罷？否則若祇倚仗着我，我是維持不下去的。他道：這個自然，職業當然要尋，不過要有機會，纔行。沒有機會，急也沒用。又笑嘻嘻的道：在我未尋到職業之前，還請你維持下去罷。

吳文耀嘴裏雖這般說，其實他何嘗去尋職業？而且他心有所恃，也不願去尋受那職業上的束縛。一天到晚自管和幾個也無職業的游民鬼混在一起，飲酒賭錢宿娼嫖妓，並對他們誇耀道：有一句俗話叫做家有賢妻，丈夫不遭橫禍。我却是家有財妻，丈夫不愁窮乏。不過我娶到這位財妻，不知費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纔能叫伊伏伏貼貼，挽着我的膀臂，從多少人的包圍之中突圍而出？我這本領不是着實驚人麼？文耀身邊有錢時，便這樣在外面胡鬧。家中的妻子，絕不放在心上，等到錢用完了，這纔想起妻子，忙忙的回到家中，伸手向伊去要。琬英想要不給他又怕。

因此吵鬧起來給旁人笑話。只得多少給他些。不過他那無厭之求那裏供給得起了。後來伊也不得不回却他了。他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像平常人那樣野蠻動不動就要吵打。却仍笑着對伊道。這就不像是你了。難道不曉得夫妻之間應該遵守共產主義麼？這不是我亂說。你看從古至今可曾見過夫妻們也分起你的我的來麼？這正是共產主義啊！現在共產主義雖不能遍行到社會上去。但夫婦間既行之已久。我們又何必革除呢？他又說講究真正愛情的人不論甚麼都肯犧牲的。你既真心愛我。怎麼連這幾個錢也不捨得給我呢？你未免太無犧牲的精神了。這番話他滔滔的說個不住。伊聽了却十分刺耳。又好似利刀刺在心上。覺得痛楚難忍。

吳文耀是個被校中開除的學生。是個無職業的人。是個無所不爲的浪人。黃曉英雖不肯親口告訴旁人。但那裏瞞得過。曉得的人已是很多了。有幾個平素和曉英要好的朋友。因憐憫伊的遭遇。特地來安慰伊。並對伊道他的真面目既已露出。你應該早打主意。纔好否則前途的危險恐怕是越過越多。越發厲害呢。曉英悲切切的道。如今最扼要的方法祇有和他離婚。不過我離婚之後應

該怎樣呢。再嫁麼還是抱獨身主義呢。抱獨身主義我原不反對不過在現在這種狀況下的社會上女子獨立機會既少。魔鬼又太多。我怕有些立脚不住罷。若是再嫁我遭了這一次的重創已會心灰意懶。又想到社會上戴著假面具談情愛的惡魔。決不祇吳文耀一人。他不過是千萬分中之一。那末我實在沒有勇氣敢再去和人講情愛了……我自問對於戀愛問題尚有研究又經過了長時間的鄭重考慮。纔揀中了他。不料仍受他的欺騙得着這樣悲慘的結果。至于那班初解愛情冒昧從事的女子。結果豈不格外可怕了麼。總之這種戴著假面具講情愛的惡魔一天不絕跡戀愛史中的慘劇必然正多着呢……

章國珍自知情場失敗的原因多半爲了個『窮』字。因爲沒有錢不能買物件送曉英。又不能常常陪伊出來遊玩。自家又是講究精神上的愛。以爲形跡疎遠些有何妨礙。不料伊竟誤聽歹人之言。相信自家和伊是有意冷落歹人。和伊却是感情密切便訂下了婚約。國珍這一氣自然是同小

可。因而覺得人生太乏興趣了。後來他忽又想道：伊既不是我的知己，我何必爲伊犧牲呢？我雖窮，未必窮到底。女子當中又未必沒有講究精神上愛的那末我何愁尋不到良好的伴侶呢？他這麼一想，精神立刻大振，越發用心讀書了。畢業之後因成績優美便有一家大公司中邀了他去給他一個高等的位置。于是他的經濟漸漸活動交際漸漸廣大，聲譽也漸漸隆重了。在這時候他又結識上一個女子，先做了好久的朋友，品學性情雙方都認爲滿意，便訂了婚約。不久便舉行婚禮。在他們結婚的這一天，賀客盈門，十分熱鬧。大衆都誇贊他們是天生的一對璧人，應該結成美滿的夫婦，組織一個完善的家庭啊。

有一天，章國珍挽着他的妻子，在公園中散步。忽見迎面走來一個婦人，正是那位黃曉英。這時候曉英也瞧見了國珍，很羞愧似的，正要走避，開去。但國珍已向伊點頭招呼，伊無可奈何，只得走了。過來，國珍見伊臉色憔悴，並滿露着愁苦之容，迥不像從前那樣容光煥發。舉動間也板滯了不少。絕無從前那種翩翩的丰度，活潑的神情了。國珍先替妻子向伊介紹了，又很沈着的問伊道：我聽

說。你嫁後的光陰並不十分惬意。不知近來可有些轉機麼？曉英聽了這話，臉上現出萬分懊喪的神情。眼圈兒又一紅，似乎要哭出來了。楞了一會，纔放出苦澀的聲音說道：已往的事不必說了。未來的事更是無從說起了。祇怪我當初站在那岐路之口時，眼光太短，視了祇看見一條路上似乎開着遍地的紅花，爍爍可愛。一條路上似乎空無所有，十分寂寞，却未曾看明白那遍地的紅花，都是空幻的，更未曾看明白這寂寥之路的前頭，正是一座極樂之園。怪誰呢？祇怪我的眼光太短。視了伊說到這裏，喉中連連哽咽，已說不成聲，並用兩手緊緊按住了眼睛，又霍的撥轉身去。大概是不忍再瞧見這一對美滿的夫婦。

舟中感懷

徐哲身

黃金銷盡少年心，歲暮關河淚滿襟。
百感可憐歸衛玠，一生何處老王徽。
石頭雲氣連吳迥，湖口山光出楚深。
莫極江南千里目，湛湛江水帶楓林。

偵探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Freterie Thorne.

張碧梧譯



第七章

戈蘭讀到這死者的最後一個名字時。聲音斗然的截止了。他讀這張供單。本是鼓着非常的勇氣。此刻勉強讀完。再也支持不住。神智且有些昏亂。供單從手裏落到面前的桌上。混雜在本案的許多證據當中。威得和艾達士都低頭望着地板。一言不發。在他們的清明而富有經驗的感覺中。覺得本案的範圍

更加擴大。怕不祇是這位雕刻家被人謀害而死呢。他們三人靜默了一會。似乎都被這齣愛情慘劇驚得目瞪口呆了。後來威得嘆了一口氣。先望望戈蘭。再望望艾達士。眼中露出狐疑的神氣。聲音也很浮動的問道。你們相信麼。戈蘭嘎聲道。相信甚麼呢。威得道。德柔所說的這全部事情。你們都相信麼。戈蘭道。我猜想是能個相信的。爲甚麼不相信呢。不過

窗中怪影錄

二

這全部事情要分作幾段評論。威得又問道。艾達士。你以爲怎樣呢。艾達士道。戈蘭所讀的初聽上去。似乎都可信。但一經細想——是的。戈蘭的話不錯。應該分作幾段評論。當中似乎也有不可全信的。戈蘭道。你所謂不可全信的。可是指那怪物麼。艾達士道。是的。那似乎太覺離奇了。罷。戈蘭道。你以爲那裏並沒有甚麼怪物麼。艾達士道。伊曾親口說那裏並沒有怪物。你何必多此一問呢。現在不是中古時代了。想來決不會真有那種怪異的事。戈蘭又問威得。道總監。你的意思怎樣呢。威得道。我是相信的。覺得個個字都能相信。戈蘭道。在伊的意想中。以爲會看見一個怪物。這事你也相信麼。威得道。是的。伊看見

的那個怪物。我也相信是真的。戈蘭道。伊說會看見有一樣東西正攢在那破玻璃窗的當中。——伊未曾說明是攢進還是攢出。——你真個相信是實有其事麼。威得道。是的。我一定相信是真的。戈蘭道。既然是這樣。可見伊並非存心要打死李來德的。實在是要打伊看見的那怪物罷了。威得道。伊那時是不是存心要打死李來德。我不敢斷定。但我總相信伊必會看見一樣東西。——異乎尋常的東西。接着伊便向那東西開鎗了。戈蘭道。但是伊曾說過。現在伊已明白那裏委實沒有怪物。不過是伊的虛空的幻覺。伊不是會說眼前昏亂。又說頭暈得很厲害麼。本來伊自從和李來德口角後。神經已很紊亂。同時又恐怕

李來德遺棄伊。再則伊又喝了許多酒。無怪有那種幻覺了。威德道。這話雖近情理。但伊所以說是幻覺。我以為是別具深意。伊明知怪物之說太覺離奇。不能使我們相信。更怕我們因不相信怪物這一件事。便以為伊的供詞完全是假話。所以不如自己先說是幻覺。那末我們自然不多注意。自然相信伊是無心打死李來德的了。論起罪來。這當中顯有輕重之別。不過這也是我的推測。伊究竟是有心無心。尚不敢遽然的斷定呢。戈蘭又問艾達士道。艾達士。你呢。艾達士道。我現在的意思。和總監差仿不多。尙無獨立的意見。不過祇有一種想像。以為伊看見的那怪物。或許祇是玻璃上的黑影。伊因心神恍惚誤認

做實物。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開鎗打過去了。戈蘭道。這樣說來。李來德總是被伊打死的了。艾達士道。是的。關於這一點是不用猜疑的。伊的本心究竟要開鎗打甚麼。雖不得而知。但打中李來德的額角。再貫穿他頭顱的那粒鎗彈。必是從伊的手鎗中射出的。可惜在技術室中和室外都未尋到那支手鎗。這供單上伊也未曾提起手鎗的所在。或許已被伊拋去。否則把你地板中取出的那粒鎗彈。和伊的鎗鎗一比較。便知分曉。毫無疑義了。戈蘭道。這樣說來。倘我們再提住伊後。你諒必要控告伊了。艾達士道。也不能說是必要。俗話說得是。陪審官的判詞常能出乎意料之外。連萬能的上帝。怕也不能預決的。這俗

話你自必知道。再則在我們國中。控告一個美貌婦人犯了暗殺罪。是何等的重大之事。而况伊站在法庭上。倘照樣說出供單上所記的這一段情節。我想陪審官至多也不過判伊個誤殺的罪名。所以我倘實行控告伊。委實不能斷定能個勝訴。戈蘭道。你以爲陪審官將要判定伊是無心殺人。宣告無罪麼。艾達士。倘伊的律師說明李來德的卑陋行爲。以及所做的種種猥褻的事。德柔再說明他怎樣咒罵伊。怎樣想遺棄伊。和別一個婦人結婚。我想陪審官聽了。定要怪他早已失掉人格。實有取死之道。那末他的判詞也就可想而知了。戈蘭聽了他這番話。臉上露出厭惡的神情。威得却微露笑容。似乎對於艾達

士的一番話。表示同情。戈蘭見了。越發忍耐不住。暗想不必再往下談了。不如換一件事談談。再則他捨白我一頓。我也得報復一下。便道。我們談失掉的物件罷。艾達士。我記得在這桌上許多證據當中。有一隻金手鉗。但自從一星期前。我們在這裏談話的那一夜以後。便不再看見了。可是你收藏起來了罷。艾達士道。手鉗麼。金手鉗麼。放在這桌上的麼。我却記得有甚麼手鉗。委實不記得了。總總從那技術室中搜集來的物件。都放在這桌上。我未曾記賬。也未曾日夜在旁看守。是否缺少。不得而知。你既說是失掉了。可曉得怎會失掉的呢。戈蘭道。我不曉得。祇記得在那天夜裏。這桌上委實有一隻金手鉗。後來便

不見了。倘不是失掉。往那裏去了呢。艾達士。你這裏可曾來過手腳不乾淨的客人麼。或許是有。的罷。艾達士道。我不懂甚麼叫做手腳不乾淨的客人。戈蘭道。也許是女客人見了順便帶走。本來婦女們大半都喜歛金手鍤的。艾達士道。但是我這裏並未來過女客人。你說這話的意思。可是暗指……戈蘭不容他說下去。搶着道。你這話說得太遠了。我並非暗指甚麼。不過心想或許是……艾達士也搶着問道。或許是甚麼。偵探長請你莫再講這一回事了。我要說句冒昧話。你這種聲音和語調。我委實不願意再聽下去了。戈蘭過艾達士。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但是我聽了。並不動氣。那隻金手鍤倘果然失掉。是已經

失掉了。固然無可奈何。你既不曉得是怎樣失掉的。也不能硬派你是曉得。所以我們……咸得聽他們一來一往。言語漸漸激烈。深忙真個口角起來。便連忙接着戈蘭的話頭。說下去道。所以我們也不必爭論。各自回家休息去罷。我們爲着李來德這案。本已鬧得頭昏眼脹。此刻讀了這張供單。越發使我們莫名其妙。心神真個煩亂極了。也應該回家去着實休息一會。戈蘭。你可搭我的車子同行。我把你送回家去。艾達士。祝你夜安。艾達士道。祝你夜安。偵探長方纔我說的話。請你切莫介意。戈蘭道。自然不介意。也不值得介意啊。艾達士。祝你夜安。

窗中怪影錄

六

威得和戈蘭走過了客堂。威得問道。戈蘭究竟是怎會一回事。那手鍤當真失掉了麼。戈蘭道。桌上既然不見。艾達士又說未曾收藏起來。自然是失掉了。但手鍤的去處。他定然曉得。不獨他曉得。我也曉得的。不過我不要給他知道。我曉得罷了。因為我有一個不得已的情由。不得不把這一回事暫守祕密。威得威得道。你曉得他是更願意聽麼。戈蘭道。我敢說我是曉得的。威得道。而且德柔逃走。我並不引爲恨事。以後縱然不能再捉住伊。我也不非常失望。因為我有一種疑懼。萬一伊竟是我那不肖的女兒。我不將到了可以說出的時候。你務必詳細告訴我。我也好去當着艾達士的面。數說他一頓。因爲我也會受過他一兩次冤氣。別的事不必說。單講賴樂詩押解德柔。中途被伊逃走。雖是他疎忽。但照當時的情形。恐怕便是我們也及防備。所以也不能十分怪他。艾

達士却非常震怒。恨不得重重的懲罰他。這可見艾達士過於苛責人了。戈蘭道。總監。難得你說出這一番話。我是很願意聽的。我想賴樂詩更是願意聽的。威得道。你曉得他是更願意聽麼。戈蘭道。我敢說我是曉得的。威得道。而且德柔逃走。我並不引爲恨事。以後縱然不能再捉住伊。我也不非常失望。因為我有一種疑懼。萬一伊竟是我那不肖的女兒。我不將……威得說到這裏。頓住不往下說。戈蘭接着道。再有一說。像李來德那樣品行卑污的人。實有可死之道。縱然是存心害死他。也不能算是世界上罪大惡極的事。不過我們也不能……威得已明白他的意思。便接着道。這個自然。你莫誤會我的意思。我們既

照官警界。當然要實行我們的職守。何敢因私廢公。
所以我雖有那種疑懼。也只得丟將開去。仍竭力的
訪拿德柔。倘能把伊捉住。不必管伊害死李來德是
有心無心。定當立刻把伊送交艾達士。應該怎樣處
治。聽憑他根據法律辦理便了。接着又道。戈蘭像我
們當警官的人的生活。最是有趣。你或者尙未覺察。
但若在警界中再服務幾年。和我在警界中的年代
差彷不多時。包管你就覺得了。我往往在執行罪犯

絞刑的當兒。想到他昔日的行爲。也許有十分善良。
而應該受人們崇拜的事蹟。於此可見人的善惡。是
會得改變的。世界上的是非。也能個因人而異的。
：哦。你應該轉灣走了。祝你夜安。戈蘭也向他祝了
夜安。並道。你這一番議論。我是再也不會忘却的。你
曲恕賴樂詩的過失。我當再替他向你道謝。威得道。
這個你不必再提了。我們雖是警官。但警官也是人。
自然不該祇打官話。不講人情啊。

◎四月二十一日雪牋以家製餛飩餉同人宴集

要求軒

禹鐘

江子然諾如季布。朝來有約要朋儔。殷勤置酒作高會。春盤餉客情何優。舊醅酌取味益厚。對君況似醕醪投佐觴。更喜薦異味。盈盤何物疑可採。狀如餃餉盈細鹽。羹湯美潤調酥油。粉勻搗作鳳卵軟。體充更雜龍涎流。割雲繙玉煮初熟。和羹動杓沉還浮。舉座入口快咀嚼。頓欣齒頰肥鮮留。我思其名亦突兀。錯訝混沌吞饑喉。此中定裏大化氣。今何幻縮供饌餉。由來天地一壺小。乾坤久擬胸中收。當筵健啖信豪舉。嘗新此日相歡酬。尊鱸未必有此味。主人勸進殊未休。白言此出家製會。將食譜加纂修。區區口腹非易致。卽茲意匠須深求。肥魚大肉豈不好。物當舉箸腥膩脾。生愁東坡涉世本爲口。(東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詩)我生涉世本爲口。余亦餌啜惟所謀。清樽美味飫我願。知君好士誰能侔。君家元季篤風義。嚶求榜室明雙眸。笑余自得特青眼。屢從賓座交觥籌。卽今醉飽意未已。酒闌直欲眠甕頭。

鈍根按詠餛飩詩極難典雅。禹鐘此作亦細膩亦大方可誦也。



社會趣聞

卿須輯

一頭形極奇異。較他豬約大二倍。

遍體無毛。鼻之上端生有狀似象鼻之肉柱一條。長約二尺餘。落地後約二時餘即斃。嗣附近普通學

蛇索命（奉天）

復計。非索汝命不可。屢延名醫巫婆診治。均無見效。竟一命嗚呼矣。

待博物家之參考云。

牝猪產象（奉天）

開原教廠住戶張議。於去歲七月

間。全家移居西狼溝屯。該處有巨

▲猪仔的變化

醫生（北京）

蛇三條。約有五尺餘長。常與鄉村

粉皮牆會沙家屯居民沙某飼有

▲不怕吃官司呢

孩童玩戲。而張某持槍擊斃一條。翌晚張卽大病。夢一蛇曰。爲弟報

牛猪一頭。去年臘月十四日午前。西直門外竹竿井住戶徐某之女。

年二十餘歲。染時疫。延宣外鐵姓

醫生診治。鐵適飲酒過量。大醉而往。診脈畢。謂係情欲不遂所致之症。卽俗傳之單思病焉。非藥石所能愈者。徐聞言怒甚。扭鐵欲成訟。

鐵堅持所斷不誤。自稱渠於男女之相思病。深有研究。頗爲理直氣壯。毅然隨徐赴官而去。

胡氏出而反抗。爲某所知。遂出鷄

賠禮。指爲走入。以全胡氏面子云。

姑睹狀。早已不悅。乃僞爲不覺。俟六姑去遠。則稱將介紹六姑。平分

春色。換錦衣祇漫應之。三姑隨亦

省城天心閣長苑子某宅之親家

▲偷雞

(廣州)

歸而治膳。詎六姑性極淫蕩。以爲

母胡氏。昨自鄉來城看親。落居某

省垣大市路某號。有所謂換錦衣

換錦衣可以療飢。遂於是日晚膳

◎親家母效法時

遷

(湖南)

◎換錦衣之豔福

▲偷雞

一箭雙鵰

後瞞過三姑。突過換錦衣處。開其秘密交涉。正在調笑中。忽被三姑撞見。大發酸風。咆哮不已。六姑恐其愈弄愈糟。醜聲四播。乃靚顏改作和事老。令換錦衣向三姑叩頭謝罪。并訂共享權利之約。始得了事云。

●求婚趣史

(北京)

教員頗有聲望。一日忽染時症。延鹿猗胡同某醫診治。醫見女丰姿綽約。驚爲天人。診畢。詭言家有自製良藥。須遣婢隨往一取。女允之。婢回以紙條授女。展視之。並非藥方。乃一紙情書。蓋醫偵知女尙未字人。竟效毛遂自薦。女讀畢憤甚。翌日復請醫診病。醫疑女已有允意。欣然而來。迨其入門時。忽棍棒一頓棍棒。

齊下。醫遂踉蹌遁去。

●二足龜

(山東)

地安門外虹橋五號住戶王瑞芬女士。曾畢業於女高師。現任某校

▲天鵝肉吃不着。倒吃了。意欣然而來。迨其入門時。忽棍棒

齊下。醫遂踉蹌遁去。

●幾乎錯認女婿

(浙江)

▲此李非那李。

▲只好活七百五十歲。餘姚東鄉李家塔黃成蔭之妹。數

年前字懸家閨李傳福爲室。今已

莫不鬨堂誠趣聞也。

及笄迎娶。俗例。次日新郎會門。而

◎夾袋中之春畫

是日成蔭比隣黃某家。亦有女出

(直隸)

閣嫁於樟樹下李某爲室。次日亦

▲上行下效

來會門。因與夫路徑生疎。逕投刺

天津某機關收支員某。新納一寵。

於成蔭家。成蔭但見姓李。亦不細

因才力不及。常服藥房中所售之

察。遽命邀入。迨茶畢。將見禮。傳福

固本延嗣等藥。不料服久。虛陽上

接踵而至。成蔭惶恐失措。乃託人

炎。神經如瘋。一日長官飭伊出門

婉語李某。李謂既見我刺。何以當

取款。回署向腰中取銀摺報告時。

時並不明言。兩方相爭。不肯相讓。

竟將春畫一捲取出。長官見而大

經衆客一再道歉。李始悻悻而赴

怒。將圖納入腰中。謂非呈送省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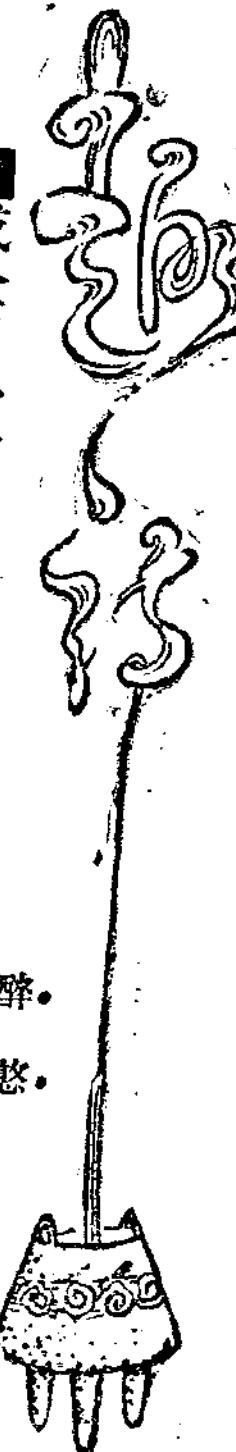
其岳家。成蔭重邀傳福入座。賀客

嚴辦不可。彼時有某科長在座。竭

力向長官調解。併乞將圖歸還焚
如免生意外。長官當將圖由腰中
取出。擲於地下。拂袖而去。殆默默
中示以寬宥也。該科長就地拾起。

展覽間忽變爲二件。蓋以長官自
蓄一捲。常貯腰中。此時誤行取出。
故成爲二件。云聞者莫不絕倒。





醉。憨。

■成全了一對小夫妻 婦名鳳夫名毛

好事能容艸。成琴將瑟就得和。鳴鳳毛濟美團圓。夕沒齒毋忘泰水情。

■太太床底下有道士

道士種桃又種情。合歡牀下禮三清。將軍卸甲重披甲。中華言傳滿北京。

■女婿綁丈人票 增姓區

丈人雅號周瑜爵。女婿堪稱諸葛燈。挾泰山兮換匹耦。區區手段足誇能。

■瞎說

兩眼俱盲心亦盲。三話四騙娘行熱昏。發到成焦點。直道孤陰會得生。

趣詩

趣詩

二

■不老而死

春宵一刻值千金，欲藉靈丹助不禁。
瘁盡鞠躬歸樂土，柔鄉老死亦甘心。

●推銷醜女法

部註商標只一家專門代客造家婆，推銷別有譖心事。好貨稀來劣貨多。

■古井重波

困人天氣毒于蛇，蘸著些兒肉也麻。
可笑雞皮乾癟，被風吹得倒開花。

●讀社會之花率賦一絕呈 鈍根方家

十年讀遍鈍公文，飢嚼流霞倦臥雲。
欲寄愁心與明月，滿天花瓣落紛紛。

甲子三月吳敬熙題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 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請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純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遂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敬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 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葵青社收)

純根拜啓

地
全
面
刊
費

特
位
等
一
參
拾
元
四
拾
元
半
面
刊
費

普
通
二
十
元
一
拾
二
元

例刊告廣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廿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十一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 版 者 葵 青 社

發 行 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 刷 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普通號 每期一角
特刊號 一角五分

郵費 日本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各國 郵費

定價及費用表		
年冊	每冊	每冊
年冊十八冊	一元六角	大洋九分一角八分一角六分
年冊六冊	一大洋八分	大洋一角八分一角六分
年冊三冊	一大洋八分	大洋一角八分一角六分
年冊二冊	一大洋四角	大洋一角八分一角六分
年冊一冊	一大洋一角六分	大洋一角八分一角六分

中國

五千年祕史大觀

△全書六冊定價四元特價只售兩元
△附贈錦盒一只：滑稽小說兩本

■歷代宮闈的穢德淫行……一齊披露

■古今朝野的趣聞笑史……儘量洩發

■可以得着古今來許多奸奇淫巧的祕史

一本書上起三皇。下迄近世。凡朝野宮闈。新奇有趣之事。莫不詳載。

一本書搜集千餘種之祕籍。經數十人之校勘。探微索隱。無美不具。趣味濃郁。文情雙絕。一舉凡奸妃淫后之醜態祕史。宮廷內外之風流笑話。社會民情之離奇變幻。均各一一輯入。尤稱傑作。

一本是分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太平，洪憲，共二十二卷。共計二千餘類。網舉目張。有條不紊。陸離光怪。五花八門。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

一所採事實。語語有因。事事可徵。絕非憑空結構者所可比擬。而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稱為當代筆記小說之上乘。不可不一讀之。以廣見聞而發笑口。

■可以得着歷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趣聞

●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四馬 路中 各省書局均有分銷

書本了讀